





01060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01000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假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三

梁

高祖武皇帝上

天監元年正月甲寅大司馬衍進位相國封十郡為梁公
 以智致物不若使物之自致至物至而取之與用智取之於未
 至之日其為得失相絕矣周之得天下也蓋培植封養數百年
 之久而商之失之亦久矣武王不得已而取之須臾五年一戎
 衣而事以定使周之先用王力於奮發翦商之日夫豈不濟哉
 天命之歸之必不能如是之堅密人心之附之必不能如是之
 膠固也齊人立國根本既弱二世稔惡舉臣民上下俱厭醜
 之梁武舉義兵神人欣快使虛徐以待之謙恭以守之江陵姑
 孰詎足以延帝祚乎威振四海誰敢不從固不能逃其預料也

紀年恩序

年十三

温州不周書院

WENZHOU LIBRARY

夫取果於既熟之後與其未熟不過先後旬日而味大不同沈
 得之議乃汲汲趣使亟取之其策凡下矣國人方歸身於梁而
 得謂不可以瀉風期物衍方以名義靖亂而得謂方更同公作
 賊武帝方欲建國以存齊祀而得謂不可以虛名受禍雖受終
 之禮遙得於旦暮而享國祚已縮於歲月攀附之賞遽收於瞬
 息疑猜之慮不免於異時不特謀國之有失約之所以自謀其
 身何淺哉台司之望曾不愜滿晚年之疑終不自釋乃欲以赤章自訴於
 天帝之前謂禪代之不出已天其可欺乎

夏四月壬戌齊和帝禪位於梁丙寅梁王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
 改元丁卯奉和帝為巴陵王戊辰巴陵王卒

齊有國二十三年高帝篡劉氏得國以傳其子其子傳孫而不能
 守故其兄之子篡而有之是為孝明孝明篡高帝之國以傳

宋 恪

其子其子不能守故其三世之從父篡而有之是為蕭梁以史法考之高帝武帝宜稱前齊明帝東昏和帝宜稱後齊武帝雖曰受命為梁其實猶齊也武帝謂南康侯子恪等曰齊梁雖曰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宗屬未遠武帝豈不知此而必自以為梁者篡創業之名羞襲昏亂之後也

以謝沐縣公竇義為巴陵王奉齊祀

武帝將篡齊凡明帝諸子皆殺之而竇寅獨以奔魏獲存竇義猶以廢疾獲封而和帝之罹非命則竇沈約戕之也然高帝之後子恪子範兄弟一十六人乃以太祖之後皆仕梁無恙或以才能自名豈不異哉武帝語子恪等謂天下公器非可力取有天命者人不能審以宋武猜忌弟兄疑似殺朝臣為戒江左代謝之際必相屠滅國祚不長為警不從或者之論除去子恪輩

為諭然能施之於十六子而不能忍之六於寶何邪使六寶果
 有天命必非武帝能殺若無天命又何為而忍行此舜受天下
 虞賓在位高億子孫裸將周京公器其可智守天命其可計留
 乎知之而不能推固武帝之失欲之而不之聽實沈約之罪
 魏豫州刺史田益宗入寇建陽太守黃天賜戰敗於赤亭
 敵國並立其勝負之機未有不係乎強弱也兩國並弱固不敢
 以相犯並兩國並強亦不能以相謀惟一昏一明一盛一衰此
 兵禍所以起成敗所以分歟南北瓜分北方屢有變故每病於
 江左之多事不能以近取五朝非無禍亂亦幸乎北方之艱虞
 不致有胥戕當永元中興之間齊將亡而未傾梁欲興而未成
 魏之諸臣流涎江臣元英則欲躬帥步騎直指淮陰據襄陽之
 城收三楚之地田益宗則欲帥兩荆之衆並擬隨雍舉揚州之

胤昂

胤

僅

卒頓於建安源懷之議則欲東西並舉廓清江表其論非不偉
 其機會非不可乘也然宣武幼弱政事乖亂大臣相疑於上無
 體國盡忠之誠姦臣用事於側有盜權竊命之敝謹謹自守猶
 且不克矧能捨戶庭而瞻郊原哉益宗引兵驟勝終不能進跬
 步以立奇功蕭寶寅請兵復仇終不能效毫髮以行素志其兩
 弱也夫

詔徵謝朓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何須為右光祿大夫何點
 為侍中循點終不就
 道成之取劉宋既非以義蕭鸞之篡正統又非以理宜名節之
 士齊世無有也然袁昂守具興馬仙琕守南豫能盡職於物情
 已去之日何嗣除光祿何點除侍中能不受命於新君受終之
 後王志服毒求死不預降表新主遠絕祗自斃羞見禪代亦足

已詳奧詳

年十三

...

見咽雨淚

兩淚二字在幸不從

角中詣

都

少明臣節激厲偷薄也王琨在晉為中在宋為光祿當汝陰
 之遜也攀車獺尾慟哭曰人以壽為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
 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呼不自勝百官為之雨泣夫謝朓親
 見宋齊禪代篡逆猶尚從容其間已可醜耻矣至梁代齊復扁
 舟詣闕受其禮命角中詣其中詣謝受其宴餞不惟有媿於王琨曾不
 如二何之力辭也
 天監二年夏四月癸未朔魏以蕭寶寅為郡督東揚州諸軍事揚
 州刺史齊王屯東城以陳伯之為都督淮南諸軍事江州刺史屯
 陽石
 寶寅以宗國之亡惡衣重足逃命虎口瘠形糲食致哀於過期
 之後暴冒風凝雨伏訴於敵國之庭乞兵南下以雪仇辱拜鎮東
 之命則慟哭至晨受安南之詔則流涕哽噎其誠心懇至感動

遠適與包胥慟哭秦庭乞師復楚何異哉然秦師一出吳師五
敗卒使昭王入郢而楚復國今竇寅四將魏兵屢臨梁邊再往
再不利胸山之役勤僅能全師淮堰之事微有顯效窮歲愒月
無能毫髮上謝齊室迄至於僭叛不終投身非類獨何歟蓋復
讎之義亂賊不討則故君不葬故君不葬則哀經不解哀經不
解凡在臣子故不敢也昭王還國欲賞包胥包胥曰吾為君
也又何求遂逃賞今竇寅在魏功效未立爵命已隆大仇未雪
富貴已極以羈旅而尚公主以授鉞而開學館仇憾素忘心志
渙散平寇關中且為魏役尚無暇復念宗國乎一不得志又萌
非望宜其不克成功也

五月丁巳霄城文侯范雲卒

為人畫策而謀宗國者未有不不自祀也昭公入而祭仲戮厲

己年息

年十三

塵

公歸而傅瑕誅新都既定而劉歆族絕壹欲建而苟或死唐室
 已定而劉文靖廢是數人者豈忘公背德哉背夫而私他人
 固為夫者之所終均惡受芻秣而反蹄齧其主亦國人之所不
 容也一時順己人固甚喜他日以事人者而事吾吾安得而不
 深忌之乎沈約導梁以篡齊詐范雲而顧佐命其為功固宏其
 自為謀固巧也然求為台司而迄不獲欲代范雲而曾不與當
 樞筦而參國政反處周捨徐勉後慶一援張稷遠遭忿斥赤章
 訴哀意罹譴怒武帝非特惡其輕易蓋恐以其事齊者以事梁
 故也人臣觀此則不忠於國者亦果何利哉
 八月庚子魏遣鎮南將軍元英寇義陽魏散騎常侍趙修有罪
 鞭死
 趙脩恃寵驕恣陵鏢王公信有罪矣高肇以貴嬪之冊造成其

琛

總

靈

聞

罪雖素陷附於脩者懼相連及爭助肇攻之嘻其甚矣夫宣武
 不顧舊寵既令人檢訊且暴其姦惡又鞭戮而謫徙之使隸兵
 伍其罰豈不重哉夫罰之重輕視罪之大小命之死生聽上之
 予奪詔書鞭修不過一百而監罪者加之三倍詔書罪修不過
 為兵而監罰者頓辱至死其方命行私尤有其平趙修也夫甄
 瓌等輩安敢至是不過奉行高肇陰旨耳肇一得志於趙修故
 明年而殺元詳囚諸王又三年而殺皇子又譖元駟取太阿而
 倒持之雖宣武不敢少喘焉其發源啟端蓋自此舉始而元紹
 乃以為國除蠹而欺其上源懷又以直過汲黯而稱紹之美皆
 非事實也

三年魏人圍義陽五月司馬州刺史蔡道恭卒寧朔將軍馬仙琕戰
 敗八月行司州刺史蔡靈恩以城降魏三關戍將聞之亦棄城

紀年恩碑

年十三

然... 終...

走

三壽春... 振史鑑... 作楊由

靈

景

古人以邊地為藩籬藩籬固則門庭無虞以邊臣為長城長城存則
 敵人不犯梁承齊後土境日蹙獨界長淮與魏分守在梁則以
 三關為重必有義陽而後三關可守在魏則以壽春為重必有
 義陽則壽春可圖魏人所以汲汲實力者以其差近淮源利涉
 津要不惟魏人行歸師道必由此若梁人列舟長淮師赴壽春
 亦必由此故也今元英頓兵城下兩年于茲殺檣破三柵而
 梁不為之備兵少而不之益糧盡而不之餽蔡道恭隨方抗禦
 隨應軍將退不幸身亡馬仙琕兵刃三接連致沮敗如
 曹景宗者受命救援乃觀望不進耀兵遊獵以至靈恩出降義
 陽失守柴慶宗以角城夏侯道遷以梁州相繼而入於魏三關
 由是罷戍江南由是單弱惠宗之罪可勝誅哉武帝以景宗功

進
闕

西

臣抑任盼之奏而不之治尚何以令羣下乎

年。初置五經博士。儒術大興。

欲尊正學。必先去異端。異端不去。雖實力盡心。以崇儒稽古。未

見其有補也。董仲舒曰。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

是以上无以持一統。下不知所守。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

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

明。於是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下詔厲學官。廣弟子。謹察德

行。文學而士吏彬彬矣。自東晉宋齊以來。學校隳廢。講授經闕。

梁武雅好儒術。得國未幾。遂置五經博士。開館宇。廩後難。以公

舉。選生徒。從何嗣受業。而許自見。薦其高弟。分遣博士祭酒。巡

州郡立學。詔皇太子宗室王族受學。親釋菜。以風之。讌語以申

之。束帛以勞之。暮年之間。懷經負笈者雲會。夫豈不美。然上意

己年息碑

年十三

所祈向者西戎之鬼教其齋戒躬讓者西戎之譯典帥公卿士
民傾家捐軀以宗事者西戎之妖法而已實徇乎異端而文趨
乎正學雖有詔令之詳條法之備奚足以風動天下興起治功
哉

四年夏侯道遷以梁州叛降魏魏遣邢巒畧定巴西等郡王足入
劍閣圍涪城巴西復自魏來歸

蜀之在吳猶心腹之有咽喉門庭之有堂奧也咽喉塞閉則心
腹不能以自存堂奧有盜則門庭不能以獨立秦之圖楚魏之
謀吳隋之下陳本朝之收南唐未嘗不以蜀川也魏據天下十
分之七江左失淮北復失三齊獨以千里之甲長江與敵共之
所賴控捍上流灌輸兵賦獨蜀而已齊梁之交季仲連負固連
年蜀亦少耗矣今以南鄭付之反覆之夏侯既使之揭郡以為

敵又以元戎授之駭雅之淵藻遂使之殺帥以招怨魯方達十
 五將連敗於王足王景嗣等二十四將俱斃於廬祖遷梁州十
 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於魏矣益州城戍上名魏
 籍者五萬餘戍巴西既定涪城復圍蜀之未亡僅若毛髮豈止
 五可圖如邢巒之論哉今梁捨巴蜀不援而歸掃國以事洛口
 固出伐楚救江之策也設元魏不顧南寇信用謀臣振破竹之
 威乘勝以取成都因順流之勢擣漢虛以躡荆漢王足不奔梁
 邢巒不反旆巴西豈可復還江南豈可復國哉
 冬十月丙午以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伐魏
 五月宏棄其師逃還魏將元英圍北徐州刺史昌義於鍾維
 兵以將勝然偏裨之勝未有不以大將也牧野之功專指尚父
 獫狁之伐特稱元戎曹參灌嬰之爭魏必以韓信三十六將之

紀年息輝

年十三

錯

寔

平七國止稱周惡亞夫豈偏裨之能本於元帥之指授一不得
 人馬雖有才智勇義之士為之奔走籌畫固將無以自効矣今
 梁以新造之邦攻累世盤錯之敵以江_南之衆當天下三分之
 二乃以驕貴無間之子弟當一面都督之權使與魏元英邢巒
 輩相角不幾以兵餌敵以地賂敵乎方宏之出也王茂取荊州
 雷豹狼襲河南張惠紹拔宿豫韋叡拔合_肥裴邃克石城桓和
 拔胸山固城陳伯之以梁城來降兵刃所臨隨向披靡加之器
 械精新軍容侈盛自江左出師未之有也使元戎得人廟算先
 定以勇銳而作士氣以智畧而先裨將分合隨機奇正迭出隨
 方而為策應相敵而為進止則前日所得之城固可堅守北方
 疲弊之卒似可坐制也今宏怯懦無術部分乖方受巾幗之侮
 而不愧聞風雨之聲而自驚夜乘獨逃委棄資仗使所部之兵

不戰而自潰已得之城不攻而自失設無昌義之力守鍾離以當其衝曹景宗韋叡以力戰於外挫其銳則魏人乘勝平蕩之鋒其孰能禦哉

六年魏中山王英攻鍾離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之三月魏兵大敗英逃還梁城

為將之失莫大於忌克而貪矜忌克之心萌則惟恐人之立功以軋己貪矜之心萌則惟恐吾之無功以勝人二者之心一生則物我之心兩戰物我之心一戰則其遇同列也必不能盡歡以得其和其御下也必不能盡職以得其死雖有韓白之勇孫吳之智殆將無以自立也若梁之韋叡可謂賢將矣其攻合肥也胡景畧趙祖悅以問軍交惡齧齒流血叡酌酒勸之使無私鬪固能同力以拔合肥其救鍾離也武帝雖使叡受曹景宗節

紀年總辨

年十三

度又以韋叡鄉望宜善敬之以敕景宗景宗欲專其功既驟進
 而失利叡不敢以魏兵之銳緩行而全身叡於景宗盡禮景宗
 亦盡謹以遇叡武帝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故能協謀以破元英
 合肥班師魏軍尚近叡令韜重居前身乘小輿以殿其後鍾離
 奏捷羣師皆爭先啟叡獨居後昌義之德二人之力出二十萬
 使博以謝其功既叡盧則反其子以為塞使歸之景宗其不忌
 克其不貪矜至此其能成功也宜哉史稱叡甚羸瘠身不跨鞍
 板輿指麾隱如敵國然書按軍旅夜等軍書所至頓舍藩籬墉
 壁皆應繩墨此則諸葛武侯之規畧也營壘未立終不肯舍盧
 井未成亦不先食此則衛景威之紀律也所得祿賜盡分之人
 猶竇魏其居朝恂恂未嘗忤視猶霍博陸加之居有政績將兵
 仁愛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撫孤兄子過於所生居家無事慕石

史記下載幸祥守義
 陽破梁州胡賊陶平
 雲城以賴幸祥悅恥出
 祥下符之批送幸祥此
 自是幸祥行入梁州矣

奮陸賈之為人。此豈江左將帥所能及乎。

夏四月丁巳。以臨川王宏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有罪不刑。雖堯舜不可以為國。饋軍無罰。雖湯武不可以行師。

西昌侯妄殺蜀帥。不過貶號。臨川王宏大喪國師。乃復進爵。曹

景宗不守義陽。而失三關。乃以功臣而免罰。婁悅親破魏兵。以

全義陽。乃以讒間而不賞。賞罰無章。一至於此。梁德於是不永

矣。

天監七年春正月。詔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曹掌陞薦。

鄉舉里選。百王通法也。明揚側陋。玄德升聞。如言罔伏。賢無遺

野。亦言有德而必采之。黎獻時舉而加明。誠試唐虞之用人。固

皆本此矣。是豈成周之法哉。自梁以上。雖取人之法。歧多門雜。

然兩漢廉察。必自州里。五朝擢用。悉由中正。未之或改也。天監

州望郡宗鄉豪人目其猶是也夫自隋唐以來專以進士明經
取人雖鄉人之好惡無以自聞於手上素行之清賢否亦上無由
知之世之用人固亦不復用是以為升沈矣

天監八年魏元英復取三關馬仙琕走

聖人以重門禦暴而取豫以設險守國而象坎以城郭溝池為
小康以鑿池築城効死弗去為共守以封疆之臣効死封疆為
金城雖為治未嘗捨德然其為治亦曷嘗顯德而棄險哉江左
自元嘉間藩籬之地盡委之魏矣梁都建鄴其去敵國特隔一
壁所恃以為障塞者獨東西三關耳使三關不守則是延寇而
入堂下也天監之初元澄入寇獨使司馬明素與之為敵明素
一敗三關遂失在苒六年幸復自歸固當擇人而為之守分國
而為之備也當時守將不過馬仙琕一人而長薄松峴之戒不

戊

過馬廣文超輩元英長驅大兵相綴東關一潰兩關隨失仙琚
宿將曾不能旬日守也雖韋鏡忠勇獻不敢盡銳以抗敵雖武帝有
志亦且因人以勻和其失險也夫

天監九年夏四月詔選士流為五都令史

周官太宰小宰宰夫之屬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
十有二人史十有二人夫以天官之尊宰司上相之重凡天下
之務百官羣有司之事無不關決總督也今行文書之史僅十
有二人而旅下士中士上士乃五十六人賤者寡而貴者多無
乃尚虛談而至乏事哉蓋道揆法守本之卿相紀綱法度出自
朝廷凡掌官法官常以相切磋而出政令者是非奔走服役小
吏賤夫所當干預也使小吏賤夫誠足以辨此然為利行姦而
私喜怒小人所不能免苟可以為利則委曲回互以自便苟可

雖

灑

以行姦則緣飾欺罔以求售借賞以償喜假罰以行怒顧將因
 是以求逞雖上之人烏得而盡察之不若付之賢士雖文書閱
 畧不足慮也古人處事用意深遠矣漢自蕭何以刀筆致相遂
 謂天下大事凡若吾曹耦苟知文書者皆足以相參考於是特
 立誦書九千文之科用以擇吏曹參繼之擇郡國史亦不過木
 訥淳謹而已自是以往今史雖非士流然相府掾屬猶尚擇人
 也魏晉以下始專以國事委之吏胥矣武帝始詔尚書五都令
 史悉用士流劉顯等始以才地兼美自博士灑曹首膺其選要
 不為無意也本朝藝祖之制凡三司人吏皆以士人為之其
 周官之意歟

天監十年春三月瑯琊民王萬壽殺東莞瑯琊二郡太守劉晰據
 胸胸山招魏軍

吾

地有兩重固彼此之必爭也在彼為重在此為輕我爭之固難
 在彼為輕在我為重則我之爭也為易胸山之在江左雖踰隔
 海外垂絕千里然亦控帶全齊徑通并冀使北人得之則飛艦
 走舶駕風乘浪吳越將有心腹之疾使其在南也則儲糧戍兵
 因利乘便可為河南建瓴之勢晉宋齊梁固屢失而屢得之元
 魏未嘗寘力極爭者豈以此重彼輕乎游肇有言胸山叢爾僻
 在海隅卑濕難居於我非急於敵為利則致死而急爭非急
 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行擊必死之師稽延歲月所費
 甚大假令得之終難全守此所謂無益之田也故自宋以來北
 人之來爭者每每失利盧昶之出竟無成功五朝之能奠枕正
 以海道無虞耳彼幸虜之息兵舉已得之城邑而棄之者罪豈
 勝概哉

己年息海

年十三

天監十一年春正月壬辰詔免老小逋謫質作

王者之立法未嘗不均一齊平也亦未嘗有親疏貴賤之別而

其行法則有議親議貴議故議賢之殊因罪之重輕不以親貴

而殊其法因所議之近遠乃以特恩而降其罪使行法者均一

而無私處議者慚慄而知畏故疏且賤者抵法而受刑不至於

咨怨而歛望貴且親者蒙恩而未減亦不至驕縱而粗惡是之

謂皇極此四代百王之所共由也梁武厚睦九優族借朝士有

犯罪者皆屈法申之雖至於積軍喪師失棄城邑亦不之治百

姓有罪則案之如法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亡逃則舉家質作民既

窮窘奸宄益深末年之禍以至皇子引賊民人弃甲臺城不守

而社廟墟乘輿蒙塵而臣民戮其禍豈小哉因秣陵老人急庶

民緩權貴之語乃特詔免老少質作而大本不正是宜无益語

棄

借

興亡也

尚書僕射沈約等撰次五禮成上之

治定制禮禮樂積德而後興儒者固有是言也然人一日而無
禮則起居飲食之節爽家一日而無禮則長幼尊卑之序亂國
一日而無禮則君臣士庶不得其和天下一日而無禮則生靈
動植不遂其性無禮而求治定治何以定無禮而欲積德德何
以積欲遜之百年之久則生人之類燹滅久矣尚何從而制作
乎是以古人之未制禮也必取先王之禮宜於世者用之未有
蕩然無紀而能舉胥至平者也劉向有言禮以養人為本如有
過養是過而養人也刑法過差或至死傷有司請定法筆則筆
削則削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靜
言此弊累世皆然豈特漢室哉天監初或請正五禮議者以庶

事權輿欲俟隆平武帝詔令撰次至是條上雖無補於梁之亂亡然為國之務要不可緩也

天監十二年壽陽大水

邊將如李崇可謂賢矣以忠信而結上心雖反間而不之疑以寬厚而得衆心雖災變而不之去自養壯士數千人敵至則无不摧破水不沒城者二板猶浮船以附女牆不肯弃去城邑也使邊郡守臣皆得崇等輩而用之朝廷豈尚有憂顧哉

天監十三年命康絢堰淮水於浮山以灌壽陽

堰水以攻敵與夫堰水以備邊吳晉宋齊用之固有效驗矣自壽陽言之則去年之秋李崇幾以大水而亡城後十年之秋李憲以堰水盛而降敗是天監浮山之役未為失計也夫役廣而收效蔑民勞而為禍深瘁見於一役何哉夫築堤治塞要因地

役

辨新

勢瀕水立防必因土脈源淺則可止勢弱則易制今淮來自桐
 柏旁受大河合百川之浸奔突而東馳是非膏土所能障禦也
 武帝信足王一時之計不顧水工沙土剝輕不堅實之說獨以
 二十萬之衆曠三年之力為數百丈之堤延蔓九里之遠既不
 能以上流為利以殺其奔騰又不於下流小為蕩池以緩其衝
 突雖有山岳以障其前猶不能使之不潰矧數丈之堤乎康絢
 受命以鳩工力戰以拒敵行反聞而使開壅自當使之終始董
 督堰事俾盡心究力修治扞築為悠久策復以張子毅一言之
 譖而亟去之泛溢而莫之節辨漏而莫之窒廢壞而莫之修畚
 鍤未乾瘡痍未補因暴漲以致潰決卷緣淮之民化為魚鼈非
 堰之不可為其謀慮之不審規畫之不良任使之不加也夫

天監十四年春正月丁巳魏主恪薨

年十三

已年息辨

明

文

殿

殿

魏世宗宣武皇帝在位十四年改元曰景曜曰西始曰承平曰
 延昌魏自沙漠而居中國起偏方而并羣雄七傳而至孝武凡
 中華禮樂文物之盛政事法度之美皆切取而做行之燦然有
 兩漢之風豈不盛哉夫盛暑赫曦而陰生至寒凜冽而陽復氣
 貌豐盈血脈漸衰之兆也華實豐茂枝葉凋瘁之萌也時至必
 變物盛必衰蓋事理之固然者惟知道君子既盈而持之冲故
 盛滿而不之溢既成而守以謙故至盈而不之壞此鳧鷖之所
 以太平君奭畢命所以能成泰和也孝文一傳而至宣武垂拱
 無為從容不斷始則璧臣趙修恃寵用事終則后戚高肇盜權
 顛國北海王詳以顧命大臣疑忌而遭戮彭城王勰以宗室元
 老忠謹而隱誅雖立理訴殿由訟車而諸王免罪乃同囚禁雖
 立太學講考經而釋氏外典正坐自講邊將屢出而免功灾異

崔

頻見而不懼。太和之政衰矣。雖曰有人君之量，喜怒不形於色。臨朝深默，端嚴若神。是特漢元成之流。史臣以都東安順比之。信矣。

其夜太子翊即皇帝位。是謂肅宗考明皇帝。

喪君立君，天下之大變也。非氣節中正，無以定策。非智識超絕，無以立制。非諳典故，無以應機。非厭服羣下，無以排難。霍光於宣武，即世之故。多遂迎太子而亟立之。曾不俟中宮之令。其定策可稱也。使高陽王雍入居宮中，省決庶政。以任城王澄總攝百揆，百官摠己以聽。其立制可紀也。廣平王懷欲上殿哭臨，入見新主，則引趙熹扶諸王下殿。故事以折之高太后欲殺胡貴嬪，則置之別所。嚴加守衛以全之。王顯欲矯令使高肇錄尚書事，則以待療无效而誅顯，以書禮趣肇使還。因其入臨而遂。

元年總解

年十三

以損上擬然尚字文
易了出

殺肇其應機排難皆從容暇豫出人意表收攬威權不使承忠
專橫獨誅高肇不使高后廢黜終以二王攝政不使胡貴嬪篡
嫡稱制則光之氣節智識雖古人何加今不監霍光誅上官桑
羊故事而使承忠資柄而行私不改漢室誅呂霍上官故事而
使母后無故而失尊已行諒闇總己之實而復開垂簾當國之
非流禍深長國祚衰弱光雖欲辭其罪詎可得哉

夏六月魏沙門法慶友於冀州

魏自孝文以下崇佛氏極矣宣武尤精其義每至講論連夜忘
疲乃於正殿親講佛經使沙門聽之作瑤光寺未就肅宗胡太
后又作永寧石窟皆極土木之美像以金玉浮圖幾百丈門殿
如宮省飾僧房以珠玉錦繡塔廟之盛古未有也帑藏之為空
竭役戶半至避匿是宜獲崇信之福有陰幽之助然慧注反於

肅

崔

尸火 羞

涇光秀反於秦僧紹反於幽法慶反於冀至聚人徒破郡縣自
戕其類燒毀經像以此推之則其人類可知教法可考矣然終
崇之而不敢抑信之而不之疑不幾愚妄乎

魏以高太后為尼徙居金墉瑤光寺

七月丙子尊胡太妃為皇太后九月始臨朝稱聽政攝行祭事

胡靈后聽政以蕭宗尚幼未能親祭也欲代行祭事霍光援鄧

和熹后典故使攝行之以婦人而祭宗廟禮與曰禮也考之禮

經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然後朝於太廟君袞冕立於祚

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尸太宗執瑋瓚亞裸卿大夫

士執芻從君迎牲宗婦執盞從夫人薦泔水君執鸞刀羞齊夫

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天子諸侯后夫人一也掌后首服以

待祭祀職之追師掌后六服以共祭祀職之司服后裸獻則贊

元平恩序

年十三

既庶作末

珍爵職之九嬪。天子祭宗廟而后從之。此所謂共承宗事也。奚
 為而非禮哉。若和熹靈后之與祭。則誠非禮矣。古者舅沒則姑
 者。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姑固不祭也。所謂交薦者
 以夫婦云爾。父沒母存。母其可獨祭。其又可與子同祭乎。安帝
 永初七年正月。和熹太后謁太廟。率命婦羣妾相禮儀。與皇帝
 交獻成禮。而還是母與子同祭也。既不可以與為禮。今魏肅宗
 未入廟。而靈后獨行祭享。是以母而獨祭也。其失禮甚矣。曰。果
 若是。則幼君在位。既除喪祭事。其可姑廢歟。曰。安可廢也。太甲
 幼立。伊尹祠於先王。以冕服奉鬯。王祇見厥祖。成王錫周公。鉅
 鬯一卣。周公不敢宿。遂禋文王。武王禘新邑。詩之序曰。周公既
 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幼君在位。而冢宰攝裸禮也。夫
 不以冢宰攝裸。而使其母獨祭。子可以祭焉。而使其母之入獻

舛經悖理無斯之甚漢有司不爭魏崔光乃以為例何哉許敬
宗緣訛飾謬遂掖韋后而見郊其傲蓋有自來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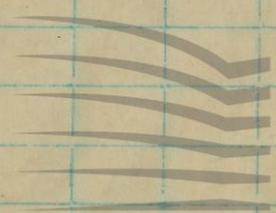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三

巳年總辨

年十三

續
續
續
續

浙江會館三才園香車知今古道者之長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禮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四

高祖武皇帝中

天監十五年魏改元熙平詔公卿議選鎮將廷尉少尉袁翻請令

王公舉南北邊將吏太后不能用

選邊將之道有三一曰德二曰才三曰力以德則人心信雖強

而不忍也若羊祜之守襄陽吳人為之歸心祖逖之屯雍丘石

勒為之寢謀是也才則邊備不嚴戰而敵自服李牧居趙邊

匈奴不敢牧馬李廣守北平匈奴為之遠遁是也以功則威名

著未勝而敵國服若李勣守并州突厥以之屏息范公之守環

慶西賊聞之而破膽是也捨三者不圖而徒以資級任人則庸

夫冗吏積歲月之勞養資望之久俱可分閭剖符矣貪者朕刻

紀年總辨 年十四

士卒以封己庸者縱肆親故以弄權怯者畏敵而苟安惰者弛
 備以玩寇輕者挑鄰以開釁損國威而禍疆場墮軍實而長寇
 讎其遺惠流毒詎止如袁翻之所論哉翻欲南北邊諸鎮及各
 統郡縣府佐統軍下至戍主皆今朝臣至公以下各選實材不
 拘階級隨功過以為賞罰可謂知務矣使魏朝用之則六鎮之
 亂何自而作正光群盜亦何至紛起哉翻之言雖不獲用於魏
 使後世能因翻之言以為擇任邊將之術而不以資級從事則
 金城萬里泰山四維固可永固邊圉矣

天監十六年魏尚書左丞盧同檢覈簿奏竊階者三百餘人

事貴覈實亦貴持要漢任計相功臣閔闕藏於盟府尺寸不差
 也雲中守上功莫府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罰隨之使行法如
 孰是敢有欺哉自武帝置武功爵使之流其故已不可勝究矣

魏起戎狄饒人爵邑竊冒軍功固應多有今盧同一加檢覈遂至竊階者三百餘人設或盡加考究其當刑被罪者豈可勝數哉同欲造勳簿兩通分送吏部兵局裂行臺軍券分與勳人門下固誠可以防巧詐杜後來矣而元匡之議乃欲移一省之案尋兩紀之事是非所以操要會存大體也

三月丙子赦太醫不得以生類為藥織錦不得以仙人鳥獸之形為飾郊廟牲皆代以麩冬十月薦羞始用蔬菓

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仁不仁之辨義與利之間也伏犧作網罟燔山澤禹驅龍蛇周公驅虎豹犀象夫豈不仁哉原其設心正欲萬物遂性生民奠居而已鳥獸魚鼈由是咸若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是之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梁武帝不以生類為藥不以犧牲為祀不以

仙人鳥獸之形為衣其設心豈誠仁恕不過信佛氏之說求將來福報而已然有一利取國之心至弑二君殺六寶而不恤一有利守國之心作浮山堰以灌壽陽緣淮百里內老少皆役負者肩穿寒暑疾疫死者相枕一日潰決緣淮數十萬盡葬魚腹顧雖鷄犬不得寧也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以義而殺不害其為仁以利而不殺不免為不仁仁不仁之效義與利之別而已

天監十七年魏改元神龜秋九月胡太后以天文有變暴卒冬十月丁卯以尼禮葬於北邙

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是以順人理者為福逆人理者為禍未可恃大倫而可讓變應災也順后雖忌妬悍戾要為先君正后嗣君嫡母也胡氏雖誕育肅宗不過官妾耳崔光承忠等

魏遣使如西域求佛經

不知典故曲徇胡氏意以高肇故無罪而廢君母既尼之復殺
之使政權閨命一出於胡氏之手其悖大理逆大倫至此宜魏
德之不長也

六籍之所以尊信於天下者以聖人之言論行治後聖之所記

注修述也禹皋陶之於堯舜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伊

尹萊朱於湯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太公望散宜生

於文王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七十子之於孔子

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其日用在人心其行事在天

地其論議則故老之所傳習其言行則舊史之所纂集也後

世賢聖出又從而考正之存其實是而削非其謬是以能傳萬

世之遠為人心命脈為庶事權度也釋氏之教在流沙萬里之

外傳數譯而至中國言語不通字畫不相同也傳之者數人
 譯之者數人潤色筆授散出文士嗜佛者之手去繁而從簡文
 變夷而從華語其謠誕恠奇超出方外者既不可稽驗往往性
 命道德之法言類不能自逃乎六籍論語莊列老子之外苟欲
 尊信其書即先王載考之有餘矣若以遠方之教必欲自其國
 求之則東西家相傳之語或至於增減聖賢經籍猶不免抄寫
 之訛傳授之錯遂取之異域更數百人之翻轉尚可盡信耶自
 魏至一本朝求經翻譯之費无有窮已甚者宰臣以譯經潤文
 具銜銜至一慶歷而始除之善矣

魏詔洛陽城內聽置僧尼寺各一餘皆置城外齊高宗明皇帝建
元二年事附此

管仲作內政分齊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之鄉十有五工
 商皆民也猶使之異處而不厯雜况異端乎考文遷洛陽之制

通監

置城內僧尼寺各一餘屏之城外以道俗殊歸淨居塵外也其
後徒黨浸盛舊制不守至神龜間都城佛寺且踰五百占奪民
居三分之一任此城王澄所以特論歟今通都大邑半為佛廬
膏壤上腴盡歸僧籍固有一人居室數百楹占田數百畝者
矣相其人之多寡而併其屋室計其食之多寡而制其田疇獨
不為可乎

魏復鹽室禁

近寶則公室乃貧固晉人之論官山海以富國管仲嘗行之山
澤之利固不可盡漁以病民然亦烏可盡捐以縱民哉要嚴厲
禁於官務通融於民使公私兩便而已昔者猗頓以鹽起富
埒王者羅哀擅利鹽井所得十倍刁間擅魚鹽之利數起千萬
上爭王者之利下調齊民之業史氏嘗論矣今魏以甄琛之言

己千恩洋

年十四

護

長
雍
雜

很

別

魏
紀
卷
之
三

罷鹽池之禁。或豪貴封獲。或近民吝守。邊池之民。尉保光等固
 護障禁。倍於官司。貧弱遠來。邈然絕望。此長孫稚所以表請收
 稅。邢巒元穰所以請復立禁也。然以是以後。利日入。滋增加日
 甚。盜煮販者。愈至很悖。立法令者。愈加繁密。民由是日困。官府
 由是日益多事矣。

天監十八年

魏神龜二年

二月庚子。魏羽林虎賁。焚征西將軍張

彞之弟。遂殺彞。詔武官依資入選。

朝廷所以尊嚴國家。所以安全者。由綱紀立而分守。明法制定
 而刑罰信也。苟綱紀之不振。名分紊亂。而無統法。制不明。刑罰
 寬弛。而不肅勇。者恃力以自肆。愚者怙衆以求逞。上之人安視
 而姑聽之。不少為之隄防。茲夫黠卒觀聽。則象顧將何所不至
 哉。張仲瑀銓別選格。崇尚流品之奏。雖排抑武人。未為公論。然

供
總
冢

盈路喧謗揭榜會集羽林虎賁相帥而焚其家彘為大臣一旦
以子而死賊手此果何竟景乎遠近震駭僅取八人戮之其餘
不復窮詰至為之下赦為政如此事可知矣宜識者知其將亂
高歡因之傾貲結客也開寶間以內班殿直搥鼓訴求郊賞
太祖皇帝怒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取都校杖之因廢其班
神武威斷如此宜基祚鞏固萬有斯年也

魏吏部尚書奏行停年格

古人用人未嘗廢法也治官府以八法馭羣臣以八柄冢宰職
之正羣吏以六叙弊羣吏以六廉小宰職之考其治而詔誅賞
司之宰夫逆其治而聽會計總於司會顧曷嘗廢法哉然度才
而授之位固有終身而拱一職數世而任一事者不以履歷為
變遷也擇德而付之官固有起布衣而任卿相皓首黃馘而守

己年恩澤

年十四

駁

辯
况

瑕

卑官者不以歲月為勞也所謂治官府取羣臣以叙而進退以
 計而廉察之法不過如是而已所謂累月以取貴稽日以致官
 是以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殽蓋景武之間始然非西漢之舊也
 至元魏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考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
 立中正不考其才行空辨氏姓比兩漢晉魏每尚愈下矣至崔
 亮為吏部奏為停其年格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
 雖真材實能終以歲月之淺無以自效於當世雖至愚極陋僅
 有日月之積皆可副致於公卿株守定制膠柱成法雖周名舉
 焉持銓衡之柄欲於法令外收一士而用之必不能也當亮作
 法之初劉景安薛翦尚知其不可今去亮幾何年凡所謂吏部
 之職朝廷用人之道終無以少出亮所作格制之外終無有論
 其非是者豈不痛哉

普通元年春正月左軍將軍馮道根卒上輟春祠哭之
天子嘗禘郊社五祀簠簋既陳而廢者二雖日食太廟火猶接
祭也諸侯祭社稷俎豆既陳而廢者四固未嘗有因大臣之喪
而廢者惟大夫以齊衰大功廢外喪雖齊衰亦行之至尸入三
飯不侑醯不酢而已不以卑臨尊不以下壓上也由孔曾問對
考之則繹祭法去籥於仲遂卒於垂之後聞柳莊死不脫祭服
而往禭之者豈禮之正哉馮根道於梁未為社稷之臣也當致
齋以祠祖考凡外事不當以聞祭饌陳既乘輿已至矣乃廢禮
而哭道根不惟非所以尊其親祭曰吉禮以其吉也子於是日
哭則不歌苟既哭臨而復接祭是非所以重其事也朱异附會
以諛帝意武帝不學而徑從之非也

秋七月魏領將軍元義衛將軍劉騰殺清河王懌幽太后於北宮

清河有宋朝之美而無褚淵之節位居台鼎惡同牆茨已自不正乃欲以法裁制又驕騰其不免固宜然使莊帝因此不得全母子之愛魏室自是乘陵遲之禍其罪豈可勝言哉然漢質帝九歲能知梁冀之跋扈考昭十四能辨燕蓋上官之讒今莊帝十一矣不能諒清河之忠辨主食之誣明元又劉騰之惡以自盡事母之道昏庸如此欲魏之不亡得乎

普通二年春正月置孤獨園於建康以收養窮民

古之所謂鰥寡孤獨廢疾皆有養發政施仁必先窮民之無告者非謂收聚而賦之食貸與而取之國也比閭族黨各恤其鄰里宗族姻戚各撫其親故无所歸者則為之歸不能自食者象相與食之凶札羸阨上之人又從而訪存以助其不足是以國无飢民民无无告也使鄉黨之制不立媮睦之教不行而獨歛

聚其窮乏而廩食之於國不惟養姦妄長偷惰則四方萬里之遠左僻窮絕之鄉其困苦若元聊不能自致者安能盡收哉此齊之老人所以辭威公衣食而願遺一國也

皇姪西豐侯黃門侍郎輕車將軍正德出奔魏

普通四年正德自魏逃歸上復其封爵

武帝以嫡嗣未立生弟之子以為嗣嫡嗣既生復弟之子而還

本屬正也正德背君之心親弃國而入讎邦不容而復逃歸武

帝不正其罪而誅夷之復封爵而附屬籍使稔惡積凶至比侯

景以斲宗社其過豈小哉夫中人有十金之產稗販農圃有鈞

金斗粟之積其不幸死子而立子也猶必擇賢善良謹愷之賢

以為他日付託憑藉之計夫正德凶慝推剝招集亡命已見諸

年少之日武帝撫有神器乃擇是自貳既失計矣既叛而不之

已年總序

年十四

戮名在四方凶而不之治債軍也將而不之誅復用諂佞者之言而厚封之俾尹京旬終導賊而亡宗國非特武帝一時之過雖謂至之愚可也劉昭烈養劉封以為子後主既生封在屬籍孔明以其很戾難制必為患他日遂勸昭烈因事殺之自當時論之固亦未免有殺無罪之失今以武帝不忍正德一事觀之始知昭烈孔明之為遠慮也

夏

四月魏遣李崇元纂擊柔然阿那瓌率眾北遁蠕蠕植國與魏同立而在其盛強也與魏同大方太武考武孝文之盛駕掃蕩六合震懾百蠻之威力以誅治之財殫力屈役繁師老終未能一日得志也今骨肉之間自相齟齬不三歲之間而阿那瓌婆羅門二酋相繼臣魏大者叩關而哀鳴小者款塞而請命豈非千載一時哉使如張普惠之言撫之而不使還固

基

足以靖國使如袁翻之論並存而分處亦足以扞邊苟又不然
 則又當如元孚之議循兩漢之制置安集掾以參察其動靜亦
 足以餌患今皆不之從使姦臣受賂於內邊將徼利於外始假
 大兵以獲其歸中反降虜以益其衆終空邊粟以峙其糧其國
 定矣其衆集矣乃復遣使以撫勞之反取危辱其自尊大矣其
 肆侵掠矣又復發兵以誅討之使遄遁徙六鎮之叛雖籍之以
 成功東魏之興復資之以外訂古昔禦戎之失策未有如魏之
 愚也夫戎狄狼心詐譎難信其不來也未嘗無窺覘其去也未
 嘗能臣服神龜之後魏政紊矣阿那瓌之朝苟不能使之於吾
 而即安又不若辭之使在彼自而為策也既招之使至洞示其
 胸臆又其使之使反挑撥其爪距是真所謂資寇以自盜養虎
 以求噬也豈非至愚哉

紀年與序

年十四

方工...

齊棄

魏懷荒鎮民反囚鎮將於景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反南攻武川
懷朔北邊民夷響應

古之用人未嘗有流品中外之別也二百里揆文教三百里奮
武衛雖文武異事而上之其待人而嘗有異體啟魯衛以高政
疆以周索啓晉以夏政疆以戎索雖周戎異法而上之待其人
未嘗有異心裨冕搢笏而說劍者即前日虎賁之士執劉鉞矧
銳而夾階陞皆當時冕弁之人也曷嘗有中外之間流品之殊
哉故雖遐遠勞勩受者不以為辱擯弃服役行者不以為怨自
外而登禁闈由賤而階通顯未嘗有齟齬其間東漢以上皆然
墳怨何自而生變亂何自而作乎元魏奮自北邊本以勇武立
國而其後世稍用華治崇尚門族而張仲瑀輩遠有削選銓格
排抑武人之說固已致羽林虎賁羣起紛亂焚戮大臣之變矣

此書存於此不見
雲初

始都平北初置諸鎮簡親賢以擁麾配高門而防過非惟不廢
仕官乃更獨得復除中年以來號為府戶役同廝養禁絕官遊
官婚班齒致失清流邊人切齒言之流涕自代遷洛者亦為選
部不抑不得仕進此所以激六鎮之叛成元魏之衰也中外流
品之分其禍豈小哉昔漢永初間西羌謀叛虞詡說張鷟收羅
涼土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厲答
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心璠用其言辟西州豪傑為掾屬并
牧守長史子弟為郎西羌以平涼土遂安古人夷亂銷禍其明
効若此使肅宗早從李崇之言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免府戶為
民復入仕次叙文武並用威恩並賜施亦安致懷荒沃野之叛
哉若廣陽王深之言雖切利害固已噬臍無及矣

普通五年魏撫軍將軍崔暹與破六韓拔陵戰於白道大敗徵繫

己年恩序

年十四

拔怨

廷尉

小人黷貨以利其身。雖社稷丘墟，生靈魚肉，不顧也。方元又用
 事周賂四方，又市權於上，妻子招賄於下，鬻郡縣而授之人，私
 喜怒以濟其欲，使人主母子不相慈孝，罪固不勝數矣。然柔然
 之攝擾魏，以更六世。今納阿那瓌之金，縱降虜而使之去，復成
 北邊之禍。六陵拔韓之亂，實唱六鎮。今受崔暹之妓女，怨憤將
 而不之誅，復稔養寇之謀，使魏兵郊域之內，半為盜賊。又方偃
 然驕汰，自為得計也。一旦罹禍，雖一簪之不保，併室家骨月首
 領之不能全。黷貨亦果何益乎？

東西部救勒叛魏，附於破六韓。拔陵八月丙申，魏下詔諸州鎮軍
 實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為民。改鎮為州，遣鄜道元撫慰六鎮，不果
 行。

武川

媯

進言於未萌之先每有不見信之患用言於既驗之後每有不及事之憂此嘉言所以多廢志士所以深歎也如李崇進用魏蘭根之言請改鎮為州分置郡縣是府戶悉免為肅宗不用也及諸鎮繼叛以覆沒帝不以失謀自訟乃反更以為崇之此表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雖廣陽王深諳複開諭帝不悟也及盜賊蜂起諸戎蟻附邊民江潰而外叛大將觀望而屢衄乃思崇深之言次序而施行之譬補隄於已決之後用藥於屬纊之日詎能有益哉

普通六年春二月魏元叉解領軍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侍夏四月又解侍中辛卯太后復臨朝

先儒以莽卓之逆為天地之變媯皇武后之稱制為天地之大變夫以主幼國疑而母后臨朝雖明德和熹之賢君子不與也

元

年十四

權

況淫亂如靈后乎方靈后以肅宗之幼不顧魏先世之戒因二
 三臣之縱變史總已冢宰之成命聽政惟箝控御公卿劉騰元
 又乘清河不正掩搏而襲廢之母子咫尺慈孝間睽荏苒四三
 年而復後位靈后固當痛懲往失臨朝聽政之事亦可息心矣
 一旦幸會母子如初時肅宗之年已七十有五情偽固常備知
 義理固已多闕也靈后猶復故態專總大權致激姦雄養成禍
 敗併骨肉宗社之不保先儒之言於是驗矣國家大計羣下之
 所當爭惟簿之私臣子之所難論婦人未泯沒自稱未亡人首
 去珠玉衣不文采年垂不惑修飾過甚何以儀刑後世之言元
 順敢以面諫靈后雖怒之不敢逐也陳古訓鑒往禍力勸謝權
 勿預國事一節順與羣臣乃無一人敢出諸口縱女后之顛擅
 而不之正聽禍亂之成而不之救魏之羣臣不容無罪也

敵
竿

夙

六月彭城王綜奪魏魏人入彭城

東昏之亡梁武預聞乎弒而取其國且復納其寵妃而使有子

惡莫大焉豫章之生曖昧難辨習凶稔惡方以武帝為不戴天

之讐積前後所為固當有所聞覺也不早為之所而復以要藩

重兵授之使自送於敵昔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而竿氏以

亂呂不韋獻邯鄲之女於秦公子而嬴氏以亡春秋書滅鄆以

為立異姓之戒王章論盪賜以為謹妃匹之妨今綜身為帝子

非不貴也封以大國非不富也獨以震夙之所疑為齊氏之遺

體遂比其母謀去梁適魏以報齊仇況生長於異姓者哉觀綜

之始終亦可為子非子者之戒

邵陵王綸有罪削爵土

父子兄弟天下之至親也難以恩為主至於背理傷逆反為人

己年總序

年十四

新正八日...

倫之蠹固當以義裁之也。周公誅管蔡，石碣殺厚，叔向刑伯魚，金日磾殺弄兒，夫豈不友不慈哉？賊恩者不當以恩論，悖親者不可以親議也。梁武帝諸子若正德背國以奔敵，豫章反親以為讐，邵陵使人擬父而加捶，象父而服喪，豈復有子道乎？武帝於正德之歸，復與之官秩於豫章之後，復附之屬籍而昭明之於邵陵得罪也。復流涕固諫而求免，雖慈愛友順有可稱述，然所非以示訓垂法也。中護軍夏侯亶督壽陽諸軍攻魏。

普通七年冬十一月，魏揚州刺史元憲以壽陽降，宣猛將軍陳慶之入據其城五十二。

梁人築堰以圖壽陽，凡用力十三年，堰城成而復壞，堰壞而復築，淮堰水盛，壽陽城幾沒。亶以是致討，憲以是歸降，慶之以是成績，獲城五十二，其為功宏矣，其為力勞矣，方是時，魏政已亂。

鈞

貝丘

城

盜賊羣起母后擅朝讒邪得志使梁移事佛之誠以撫民治邊
以課經齋戒之勤而擇將勦兵始終無越志向不衰中原可圖
也魚鼈斯民而僅獲空城巢穴空城不能拓境以淮南重鎮
不能固守復委而棄之賊臣侯景之手城去國而隨之其可實
憾者豈特一二事哉

大通元年魏以齊州長史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山賊盡降

用射鈞而伯業成釋斬祛而晉亂息封雍齒而沙上之謀息
淮陰少年而楚人之心安故志遠者不修少怨度宏者不念舊
惡怨惡一捐仇畏盡釋已亂息競之術固莫良乎此也劉簡虎
嘗無禮於房景伯景伯守郡特召其子以掾西曹其志量恢宏
如此山賊何懼而不降投乎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之不
責台其母使與景伯之母共榻而食使其子立堂下觀景伯之

年十四

紀年總序

傅 尉 佐

須三

臣

母之禮其人悲悔求還迄事母以孝聞此古昔聖賢所以躬行
儀式海內也景伯一行之於其郡而其民過應之於下矧聖賢
躬行之實化成之久乎

魏以雍州刺史楊椿罷以蕭寶寅代之自關以西皆受節度

古者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二卿一卿命於天子所以
避顯擅防叛渙也王命傅御遷其私人此周所以中興漢之傳
相稱疾而賜罷自丞尉以下徧置私人此七國之所以叛漢付
人臣以大藩而不與別置佐貳使皆自存行其私不見自用其
私人是豈已亂之道乎蕭寶寅之督關中也楊椿謂其子昱曰
雍州刺史當今無踰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
得任其牒用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意啟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
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肅

魏史年表九列
少任在東山處

大通

二年

宗靈后不能用也寶寅果叛由此觀之則帝王封建之制設參
置之意豈可變哉

魏車騎將軍并肆恒雲汾廣六州都督爾榮舉兵內向鄭儼徐

統陰與太后謀酖帝二月癸丑魏主暴殂

魏肅宗孝明皇帝在位十四年生五年而遂即位以嫡母高氏

在上故高陽王入內決庶政悉忠崔光輔之百官總已以聽固

幾古制矣既殺高肇併廢高后遂尊所生母貴嬪胡氏為太后

使臨朝稱制胡后稱制四年而劉騰元乂幽之宮又五年胡后

誅又復臨朝臨朝四年而爾朱氏起鄭儼徐統贊后酖帝帝殂

兩月而靈后與幼主百官宗室俱隕命於爾朱氏之手雖董卓

之亂不如是之烈也魏之亡形成矣魏奮於北方傳十三世歷

年幾二百綱紀制度依約中夏威靈氣歘震懼百蠻一以幼主

紀年總序

年十四

潘光

兩

當璧孽后垂簾國政不修穢德外著母子之間互生猜防君臣
 內外不相委察雖邊外二十國聘貢不絕而沿邊六鎮反叛相
 繼以秦則莫折念生以涼則于菩提以營則劉安定以上谷則
 杜洛周以真定則鮮于修禮葛榮以相臺則元鑿以東豫則元
 慶和以長安則蕭寶寅無非擁兵外驚稱戈內譟者加之羣蠻
 黨類爭噬於邊鄙宗室強藩逃命於江南環疆域之內盡為魏
 敵殫版籍之衆不拱服役爾朱氏一起遂加礮斧焉雖有智者
 固將無能為魏畫策矣

甲寅太后立皇女為帝既而下詔稱潘光華本實生女立臨
 王寶暉世子釗乙卯釗即位年三歲

婦人之愚未有如靈后也器用如瓶罌猶不可以智力取利害
 僅絲粟猶不可以耳目欺焉有神器大寶而可譎致儲兩之重

兩

而可誑女。為男以給四方乎。始太后稱制四年見幽於劉騰元。雖所幸愛之元。憚不能保全去愛子咫尺。互不得從容其間。則稱制縱肆之禍。固可少鑒。君母之尊不能以控御臣。下固可自省也。今一免囚辱復瀆分守。幸正母子。又朝侵政。姦雄圍視而四起。大兵雲合而內譟。此果何等時。尚可貪立幼孺。復顯萬機乎。

爾朱榮引兵至河內。遣迎長樂王。又攸入洛。夏四月戊戌。濟河子攸即皇帝位。是謂敬宗。孝敬莊皇帝。改元永安。榮至鄴。沈太后幼主於河。殺丞相高陽王雍。以下二千餘人。

陶渚之集。王公列官。同日就死者二千餘人。寃乎痛哉。蓋書契以來未之有也。書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又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苟心德之同。雖十人。可以成功。其心之一也。則三千。

虫豸牙

竊

閑

詔飭

飭或生

之人足敵億萬使魏王公百官二千餘人協志齊慮以為魏謀
 固將無今日之禍使戮力合謀以為爾朱氏角彼又將何自而
 逞乎今乃束身駢首俱就死亡曾蠹虱虫豸之不若也豈不
 痛哉劫嘗論之靈后雖淫悞未嘗殺諫者考明雖昏庸猶尚可
 以義輔也使當劉騰殺元懌之時有二三臣焉能以死力爭則
 必無幽太后之逆當元叉解領軍之日有二三臣焉能以理開
 開陳則必無太后再稱制之失以道輔其君使以禮防閑其母
 則宣淫之醜無自而起也入告太后以慈出告考明以考則猜
 嫌之間無自而作也誅太后二三便嬖特費一女詔勞一力士耳
 安致復召外兵乎爾朱氏雖強暴難制使智者盡心以運籌勇
 者盡力以扞距上下小大晝夜業業常若兵刃之臨其側求以
 持危扶顛全家救身則社稷之禍奚至於是苟一身之有不免

亦胡至黨侶朋儕二千之衆同日而就鉞鉄乎

辛丑魏敬宗入洛城御太極殿大赦改元建義

論

天下之至不義可以義屈天下之至不道可以道論也以爾朱

之勇暴驕恣睢挾定國立主之功勲逞屠戮羣臣之威虐豈復

顧畏所立之莊帝聽從小臣之諫救哉高歡及左右皆勸之篡

立賀揚岳一以理曉之遂迎帝入洛迎馬首叩頭請死以殺朝

戶士之多不欲居洛將遷都晉陽元湛以理爭之乃為之齊怒

罷議道之勝不道義之屈不義也如此以爾朱之勇悍驕恣猶

可以得志矧不為爾朱者乎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四

紀年總辨

年十四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五

梁

高祖武皇帝下

中大通元年東二月甲午魏主尊彭城武宣王為穆文皇弟廟號

肅祖母李妃為穆文皇后夏四月癸未遷神主於太廟

皇極有定位不可以僭稱宗廟有定序不可以採續亂也自考

衰考安特尊其私親以儷皇極固已不逃諸儒之儒議矣顧曷

嘗敢以其一時之僭稱進之宗廟哉漢光武自取光天下雖親

廟四向別祭之春陵雖以次序當子元帝至太祖萬世之本終

不可易也今莊帝承明帝後乃特追尊武宣王併其兄幼而帝

之是不可以明帝為正統也以武宣為肅祖進於太廟是考文

武宣之二帝皆不在昭穆雖道武之勲德不可以為太祖矣以

疵 穉

道武為太祖而彭城武漢宣王復稱肅祖是一廟而二祖也武
宣常措笏端冕以臣考文宣武之二帝未嘗一日攝行君事一
旦使越堂陞亂名寶冒皇極之名而受祭享於文獻之下反自
抗於考文宣武之上武宣有知其果能一日安乎臨淮王彧之
言可謂明白詳盡而莊帝終不之從何也

上遣陳慶之將兵送魏王元顥入魏慶之取梁國元顥稱帝慶之
取三十二城顥入洛陽魏主北走爾朱榮奉魏主擊顥顥敗死慶
之逃歸

敵有疵敵國之資中原有變江南用兵之機也梁武帝自得國
以來垂涎於魏久矣魏自孝昌以來幼主撥弱母后淫悞姦倖
用事而政紊賢俊誅黜而象隕六鎮繼叛兵將屢出而屢北盜
賊羣起魏曾自救不給也羌胡內訌殺弑廢自由百官誅戮之

舉

弔

辭

幾盡魏曾自立不能也疵釁若此豈非拓地之美資順動之至
 機哉使武帝於此因徐統之來正其篡弒之辜速陳慶之之行
 聲以弔伐之義問太后幼主沈河之咎請百官二千人致死之
 由假元或以為內主用元顥元悅以為卿導北晉南荆既以內
 附滎陽虎牢固將次舉四十七戰所向皆克三十二城隨刃而
 下洛陽自然不守魏主自將奔遁設策應救援之兵相繼接遣
 使慶之且攻且守魏將覆亡之不暇雖爾朱之強何畏焉今總
 其叛臣而臨之未入其境先與偽號雖得宮室庫府魏將有詞
 矣其何能守予攷春秋以來凡鄰國立君以伐敵國者未嘗有
 後勅也惠公既立而背賂文公反國而自貳秦晉猶然夷狄何
 有今顥初立驕怠已生梁德未酬猜間遽作陳慶之請守彭城
 而不之從請益兵江南而不之行殺曹穆以離衆心忌楊椿以

已年總序

年十五

斤八

反反

絕民望。近習干政。南兵侵掠。雖爾朱天穆之兵不及。固將敗亡。不免也。使敗之。苟非免顥。殺慶之。則慶之殺顥。爾淮北之地。豈歸梁籍。縱元氏有詔國。肯臣梁哉。有資而不之用。反與人。以喪其資。有機而不之乘。反延敵。以失其機。此吾所以為梁惜也。

九月癸未。上幸同泰寺。釋御服。行清淨大捨。乙巳。百辟三上表請還。臨宸極。乃許。

蘇代謂燕王噲曰。人之謂堯賢者。以其遜天下。許由不受。也有逃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梁武帝捨身以求事佛。而陰令羣臣出財奉贖。上表祈還。外有捨身之名。而內不失居位之實。其於蘇代所以教燕噲。何異哉。夫教無邪正。惟實可以感物。事無難易。惟誠可以動衆。夫瞿曇之說。雖不出於正。而其信於後世。行於中國者。以其身為王子。位居冢嫡。當有國而不有其

宮不及可

國嘗娶妻生子而不顧生子翻然物外舉天下之利欲富貴死
 足以動其心耳使能辭於此而有覬於彼死求於一二而終不
 免貪羨於天下顧何足以欺近遠乎武帝以臣弑君而奪其國
 散財結客攘人之位而繼其統有臺池宮室之樂有侍御妃嬪
 之奉命將出師築堤堰水以圖人之都邑乃三於僧祇捨身辭
 位且以便省為房守屋以是而曰清淨大捨自同於瞿曇其與燕
 噲求同於堯何異乎夫天之立君以其能治民民之所以奉君
 者以其能代天而為治也舜曰堯期倦於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臯陶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以萬幾幾之紛兢兢業於一二
 日之間憂堯期之倦而欲得不怠之人以禪之此所以盡天人
 之責究為治之實也今棄國事而從夷教或一日而罷或七日
 而罷帥一國臣民而翼從之處國事如此遂使臣民不得自治

紀年總評

年十五

新正三寺三教碑記

竊世催澄

程

中大通二年

魏

其職業安得國之不亂侯景輩之不生心乎

主攸殺爾朱天柱天穆於洛陽宮

強臣不易誅也黨盛者難圖權重者難奪曾立大功則下畏其

威而不敢議曾帥大兵則士私其恩而不敢忘苟非深仁厚德

有以收衆心大義明法有以孚衆論用賢以分其黨親政分以

其權未有以強力直情而能成功也萬一有成終必致敗昭公

欲伐季氏不勝而**出**奔高貴鄉公欲攻司馬不濟而身死李訓

藥注欲圖王守澄不逞而甘露之難作陳蕃竇武欲誅曹節不

克而建**宴**之禍起凡其無成者固如是何進已殺蹇碩而董卓

之變繼興王允已誅董卓而催記之叛相激敬宗已屠天柱而

兆**表**隆之亂復熾身既不免國亦隨之雖有成功又豈人生之

福哉**功**嘗論之契胡雖暴天柱雖逆然靈后由之而廢敬宗因

侯說戮

元羣

之而立也。雖槩之天下，其禍賊當除。然推之永安一朝，而其姦
 惡猶有讒禽葛榮、敬、邢杲、破陳慶之、殺元顥而洛陽以定，擒万
 俟醜奴、執蕭寶寅而關輔以平。其功固不少也。世隆統重兵，近
 在郊關，司馬子如有智畧，為之心腹。若兆若天光若仲遠、彥伯
 拂、律、度、律等輩皆生長戎旅，雄據方面，養其民以收精銳，用之
 三世矣。在魏朝百執，無一人能當其鋒。一旦用盜賊之謀殺之，
 於省闈之間，欲偏校息謀，群下無亂詎可得哉。
 魏爾朱兆自晉陽入，從魏主攸於河東，殺之，立長廣王曄於長子。
 建元建明，无魏敬宗考莊皇帝在位二年。
 敬宗之將殺天柱也，召温子昇語之，問以殺董卓事。且曰：王允
 敬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夫將舉事而能以古者為戒，未
 誅而先具赦文，既誅而即下赦，似可息禍弭亂矣。然世遄隆反

已并總辨

年十五

五十二

詩第

於闕下爾朱氏羣起於四方既敗而復還掩襲蹂躪變易皇極
瀆亂宮畿其流禍遺毒無異董卓何耶聞之曰不自立已者故
能靖天下之衆變與衆同欲者故能享天下之功周公既誅管
蔡天下不以為悖滅商奄天下不以為虐平淮夷天下不以為
慘者其道有二曰不居其聖悅以使人而已夫處跋扈之勢而
不自有其至盛之美禍亂何自而至乎士卒至微也室家至私
也及飲至策勲之日而為序情閔勞之時下至閨門牀第之私
遠至行役跋履之苦俱詳述而深念之至己之勲績則未嘗言
其於士卒如此況一時同功之人乎況咨詢預謀之人乎況卿
士將佐乎如之何使人之不欣懌慰慶為之殫力盡誠哉王允
之敗正由反是今城陽王徽徽相敬宗乃性多忌嫉不欲人居
己前勸帝不納羣下之策不肯厚賜士卒或與之而復奪之或

困

許之多而與之寡其處已待人如此其何以能靖大難保大功哉敵在城下不知豫謀以離其黨敵既遠遁不知用人以杜其來敵兵渡河不知禦備以防其至驕吝困敝坐取滅亡身敗而國不保是與王允同科誅董卓而同効也以陳慶之都督南北司四州諸軍事圍魏懸鈇自東晉以來開此守邊之事故驗无見獨也陳慶之此後罷義陽鎮兵停水陸漕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雖因元魏主亂可以乘時以進築投隙以耕守然然慶之智蘊深遠方畧詳審南方諸將所不能逮也中大通三年魏爾朱世隆令長廣王恭禪廣陵王業是謂節閔帝改元普泰節閔帝能瘖默八年以避元義用事之禍能忍死囚繫以逃敬

紀年總辨

年十五

新工八官卷三寺高教員却七行書卷交員會

疲癯

疾

聖人作易以震為長子寓恐懼修省之象以震來虩虩為笑言	河東王曲阿公譽為岳陽王	太子六月癸丑立故太子子華容公歡為豫章王枝江公譽為	夏四月乙巳昭明太子統卒丙申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為皇	愚而已矣	而不能治疲癯而不知止損一命之貴以增數十日之樂是亦	再易雖有超世逸羣之才撥亂扶衰之客未能有立也今託病	不翅一時之樂故也今爾朱氏三年之中兩屠京城數日之內	君吳蓋以无妄之禍慘於有困不貲之軀貴於寶位非命之辜	曹子臧能自守節而不敢居曹季子札寧違諸父之命而不敢	中以自掇非命之禍可謂智乎王子搜寧受熏灼而不敢居越	宗猜疑之酷迄出擁立躡取大位求伸於爾朱氏逆鋒先歛之
--------------------------	-------------	--------------------------	--------------------------	------	--------------------------	--------------------------	--------------------------	--------------------------	--------------------------	--------------------------	--------------------------

出

啞啞之應以震驚百里為不喪七喪之實託意致戒詳備委曲
 他卦無有焉豈非以其位尊勢高易與君父匹敵位之疑勢迫
 易為羣下指目一修省之誠不盡則纖咎微失俱足以生謗一
 恐懼之心不切則浮譽煩言俱足以致疑文王世子一編萬世
 臣子之法也入則問寢侍膳於家事不敢可否出則尊師典學
 於國事不敢闕聞恐以招權侵職起誣叢階也昭明之得罪武
 帝雖以葬地厭禱之故然引納文學並集名士與朝士名素者
 遊宴是以世子立黨也因雨雪而賑貧窮作繻袴而賜寒窶輕
 刑法以廣赦宥是以臣子而市恩也武帝雖欲辭位以媚佛而
 實徼福以固位雖欲為慈悲喜拂捨而實不免貪冒多忌統居
 勢迫位疑之地而不免每事焉求土其上雖不於葬地厭禱其
 能使之不忌哉夫武帝於骨肉間最姑息而不斷贊逃遁而之

紀年總辨

年十五

浙江圖書館藏

敵國既死而猶收葬正德降賊以破京城既亡而錄其孤獨以一禱厭之故不能置冢嗣於心併其子而皆疑之則其致憾增惡非一事明矣

魏高歡起兵討爾朱氏

自昔舉大事者必有策士而其能成大事者必有至謀也高帝不得董公之言無以折項羽之鋒光武不得鄧禹之言無以破赤眉之衆曹操非得荀彧之論無以敗袁紹劉備非得諸葛亮之計無以據荊益若夫高歡之起能蕩除爾朱氏之盛者固有孫騰之謀李元忠之畫高乾之助也而其一語足以安衆數辭而能靖亂者段韶而已韶之言曰所謂衆者以得衆人之死所謂強者以得天下之心公以順討逆何衆強之有小能敵大道大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心已去天意安有不從哉雖董

錢

公鄧禹荀或諸葛亮之言何以易此宜歡勇銳奮決動而有成也

中大通四年年魏高歡攻鄴拔之大破爾朱氏於韓陵兆奔晉陽仲

遠來奔斛斯椿禽度律天光送洛陽斬之使賈顯智入誅彥伯世

隆

敬宗之誅天柱也世隆為尚書僕射參典選王道習請併圖之

城陽王徽恐仲遠天光不來世隆既不敢誅獨不能為計使之

歸心効順乎天柱既誅世隆造反雖李苗河橋之勝足使之道

去迄令其兄弟宗族乘不備以踐京洛徽死而敬宗廢謀始不

臧之効也以本末論之族之大者黨盛而易離權之尊者心異

而易間天柱御下至嚴以天光授越之重屢不免鞭笞之辱世

隆居職畏之不而敢縱弟兄骨肉未嘗不相猜也節閔之立兆

年十五

紀年總辨

折工書第三十卷

賈

兆

遣

以不預定策大怒而欲攻世隆一入洛陽矚目厲聲以譴呵之
 一為高歡所問兆則疑世隆兄弟合謀以誅兆仲遠亦兆從高
 歡所謀以誅仲遠迭相猜貳衰回不進既費剖解兆見仲遠幕
 中猶舞鞭長嘯意色不平也仲遠拂律懼而引去由是致敗方
 天光專制關中兆奄有并汾仲遠擅命徐充世隆居中用事使
 數人者同心以自救亦安致於遠潰設能用賀拔岳之計多據
 地以求全分師以應敵不墜斛斯椿之策離巢穴而聚鄴下亦
 安致於盡殲也惟歡能行反間以散其心椿能引致使自送於
 敵是以一敗而不支方徽之之誅天柱能如高歡反間之計則
 世隆必不能至反能知斛斯椿之策又何患兆與天光之不送
 死乎

夏四月魏安定王至邕山高歡廢節閔帝

糜桀

悻

朗

爾朱兆之滅敬宗而立長廣王曄廢曄而復立節閔帝恭其狂悖妄庸宜歡之所深戒也今節閔在上歡信孫騰之一言復立安定以其疏遠而復廢之欲復奉節閔崔悻一言以其英特而又廢之遂迎立孝武酖節閔安定東海於旬日之間其凶悖無道何異乎爾朱哉以歡而討爾朱真所謂以桀伐紂以燕伐燕也爾朱氏固不能有魏以至糜身而血族終歡之身亦不能得魏國分為二至其子篡禪不二三世而遂屠滅其果何益哉

戊子高歡立平陽王修是為孝武帝改元大昌

梁中天通二年歲在庚戌時魏敬宗永安三年也十月爾朱世隆立長廣王曄於高都改元建明是為東海王十二月爾朱氏北襲洛陽遷敬宗晉陽明年歲在辛亥二月兆立廣陵王恭於洛陽改元普泰是為節閔帝冬十月高歡起兵立章武王子朗

己年總序

年十五

五

長
不誤

於信都改元中興。是為安定王。又明年歲在壬子。四月高歡入
 洛。廢節閔帝。併廢安定王。立平陽王修。改元大昌。十二月復改
 元永熙。是為孝武帝。蓋魏庚戌一年之中。稱帝者二。曰莊帝。曰
 長廣王。其紀年亦二。曰永安。曰建明。其在辛亥。稱帝者三。曰長
 廣王。曰節閔。曰安定王。其紀年亦三。曰建明。曰普泰。曰中興。其
 在壬子。稱帝者三。曰節閔帝。曰安定王。曰孝武帝。其紀年凡四。
 曰普泰。曰中興。曰大昌。曰永熙。帝統由是紊雜。史家紀事亦難
 乎其歸一。北史自莊帝之下。武帝之上。帝節閔。長安。廣而不系。安
 定。通鑑。帝東海。安定。而不書節閔。二法異焉。以子攷之。庚戌十
 二月。敬宗猶無恙。爾朱兆立東海於高都。至明年而廢。不當系
 正統。庚戌之事。當書曰永安三年。通鑑目錄曰建明元年。誤矣。
 節閔以辛亥二月立。至壬子四月而廢。安定雖以辛亥十一月

論以字不併

作

立而亦以壬子四月廢節閔在位久舉魏人皆君之安定雖立
 於高歡然在位日淺不當以正統系之若以庚戌之元還之敬
 宗永安辛亥之元繫之節閔普泰庶名正言順矣
 中大通五年魏置閔內部曲增武直直閔已下員以斛斯椿為領
 軍使

君臣雖有定分強弱亦有異時上下之位素正尊卑之勢已明
 雖立遺腹植植朝委裘固可使天下無亂縱有蓋世之勳格天之烈
 固不能自逞於上也若紀綱板蕩之後經論草昧之初璽綬以
 人而得非智力之所自取社稷以人而立非羣下之所推服根
 本欲植而附麗者少羽翼未成而振但無術一旦悻然乃欲以
 區區僅存之位分施諸所素依倚之人是自求禍也詎能有濟
 哉考武雖平陽王子為魏室近親禍亂之衝逃匿田舍以延旦

己拜總序

年十五

五

焉拔

域啟

暮恩焉有他念哉。高歡崎嶇傾側，斬艾契胡，搜拔湔濯而位之。
 加執鞭以致敬，奉表以勸進，蒙纜以告上帝。其一時誠敬如此。
 禍難僅夷，朝野粗定，辭天柱之封，捨宰輔之職，提兵分闡，出奇。
 以靖山東，此豈有他故哉。而帝與斛斯椿遠增兵，設策以陰圖。
 之，是誠何心乎。椿藉歡之力，一時之策，偶能空爾朱之黨，故遂。
 易天子之事，謂皆如是而可成功也。昔之圖爾朱，正以歡之力。
 今欲除歡，其將復資諸誰乎。內增兵衛以求自固，外結關中以。
 求自輔，意非在江南而假伐梁，以為名志，方結關中而託代字。
 文以欺衆，雖三尺童子猶不可誑，誑乃以是給歡，自是挑敵而。
 召亂也。釁未成而先起，敵未至而先奔，弃孝文百年之業而寄。
 身遼絕之援，曾未三歲自罹非命，譬避虎豹之蹊而入熊羆之。
 穴，在昔失計未有如孝武之甚也。嗚呼！

侯

中大通六年魏秦州刺史侯莫悅陳殺雍州刺史賀跋岳夏州刺
史宇文泰敗悅於上邦遂撫其衆魏主以泰為關西大都督承制
封拜

五間之說兵法貴之將以間人必先使己之無間然後可藉之
以成大功若其己不能無瑕不免為人之所間而獨以此自謀
人未有不反自噬也秦以間而吞六國六國迄斃漢以間而離
項楚項楚迄亡是之謂善間若高歡憂爾朱氏族黨之強縱反
間以疑之故能使弟兄之相離然不免椿斛斯椿之間其君憂
賀跋岳僕莫悅陳之強使翟嵩間之故能使悅之圖岳然不免
宇文泰之撫其衆能以反間潰敵而不能自無間以成功是則
用間之失也

魏高歡入洛魏主西走長安宇文泰都督中外專制歡立清河王

己年總序

年十五

斤工...

子善見是謂東魏孝靜皇帝改元太平徙洛陽四十萬戶於鄴都
之歡鎮太原都督中外專制

古之所謂大一統者非顯以文軌混同疆域并色也上有均平

齊一之心則朝無偏陂反側之政士大夫有純常公正之德則

天下無奇衰淫諛之習道德既同風俗自一趨向既一心志自

合此九州所以共貫四海所以會同也予讀小雅見師尹之不

同無以為邦國之均七子之處位皆得以豔后之黨植謀猷回

適之不沮无以辱下聽萋菲譖問之已甚無以安養人於是知

周人有東遷之患予讀後漢見外戚用事專悅附己閹孺用權

屏斥善類鈎黨之法嚴於上而賢者無以容身節義之風日激

於下而君子不能自正於是知漢季有鼎峙之禍貴者貪詬无

恥而清談以名勝自高仕者奔競成俗而廉退以放曠求異莊

王所疑五朝序

寢混

月

老是尚。而經術不明。黨交日進。而寒畯弗用。故晉室未久。裂為
 南北。門地之選盛。而寒士擯。流品之日勝。而武勇乍專。重京洛
 而邊鎮益輕。務崇塔寺。而郊廟益簡。故元魏之衰。分為東西。譬
 水之混於末流。皆其源之先撓也。木之悴於枝葉。皆其本之先
 蠹也。心既不一。既何將以一天下。一堂之上。自為畦町。固將何以
 囊括海內乎。崇寧間。諫議陳瓘嘗論當時風俗。以謂重南輕北。
 一似王衍。每疑天下有分裂之釁。不二十年。靖康之禍。起於成
 建炎之業。世遂以此稱瓘為先見。不知詩史所載前世之成敗。
 固有此景。足為成鑒也。清之於源。而不使其流之浸遠。治之於
 根。不使其葉之盡悴。獨非急務乎。

十二月。宇文泰殺平原公主。明日。閏月。帝飲酒。遇醜而殂。
 魏考成皇帝在位三年。按史。高歡入洛。武帝不還。立孝靜帝。歡

己年總序

年十五

浙江圖書館藏書

有思

實專制更十六年歡死而洋嗣始革東魏為齊孝武帝避靜歡
西奔宇文泰未及四月遇毒而殂泰而文帝廢帝恭帝三主泰
實專制更二十二年泰死海敏嗣始革西魏為周歡之與泰有
人之國而不敢有至其子而遂有之原其用心蓋欲師法曹操
也齊之篡雖速而歡能事孝靜十六年之久周之篡雖緩而泰
不能容孝武於三四月之間且連廢二帝核其逆節視歡猶甚
使孝武不用斛斯椿王思政之策善歡以俟其定係洛陽以苟
歲時雖有智力終不能以誅歡興魏又何用弃位以逃遁捨洛
陽以趨關中不能少自屈忍以立安己之歡而乃不憚挫辱以
從未可知之泰坐席未暖妄生怨慙自取隕滅乎詩曰我之懷
矣自詒伊戚孝武以之

秦立南陽王寶炬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寶炬即位於城西是謂西魏文皇帝改
元大統進丞相宇文泰為都督中外諸軍大行臺安定公泰拜行
臺郎中蘇綽為大丞參典機密

自賢賢也達賢亦賢用人賢也用人之所用尤賢故人臣不以
一己之賢為長而以能達賢為美人君不以能用人為善而以
能用人所用為功故吳公周惠達常何之賢不足論而以薦賈
誼蘇馬周之賢為足善漢文帝宇文泰唐太宗不以用賈誼蘇
綽馬周之賢為足稱而以能用吳公周惠達常何之所用為尤
嘉使非三臣之賢固將掩己之所短而未見其長恥己之不及
而掠人之美雖有三嘆子之善安暇薦之而使進使非三君之
賢苟不以假借詞章轉託籌策自薄其臣下則亦必以朋誼左
右託身私室弃斥其所進之人矣誼論時政預料漢家得失於

己年與齊

年十五

新正八日第三寺...

百年之先。綽制典法。能開隋唐治迹於百年之後。若周之所建。明亦足為真觀粉飾之具。推其所自來。則三臣薦臣之力。三君擢用之功也。

梁大同二年秋九月東魏以定州刺史侯景入寇

冬十月詔大舉伐東魏破景於淮上十一月罷北伐之師

大同三年西魏文帝大統三年東魏靜帝天平四年初與東魏

和親

知弱者見強不足者示人有餘懼為人所乘者始乘乎人凡知兵者之所共知也高歡甫立孝靜掃浴而從之鄴方與宇文泰為敵空國之兵三道而加西魏且又不免柔然北邊之禍顧何暇議梁哉然猶特命侯景分兵南下破楚州而俘桓和以梁為可圖楚州為可藉平也正恐梁人之議其後耳陳慶之出侯

善

絳榮陽

景大敗使乘破竹之勢而行無人之境歡雖養兵腹背受敵縱未能一舉得志三齊彭城之境或可復收舊物也武帝方營塔廟以報先德局促而無遠謀慶之懲元顥向時之敗畏縮而不敢進北伐之兵既歸交和之使繼遣潼關沙苑大敗而歡猶保聚汾絳榮陽盡亡而歡猶能固非其善戰不亡幸梁人之不知兵也

魏丞相秦帥十二將伐東魏高歡將二十萬出蒲津高昂將三萬出河南來會戰

古者藏兵於農比屋而荷耒耜者皆可以克敵禦寇被甲胄而列行伍者莫非深耕易泐之民也自管仲制國而寓內政工商之鄉六專作器血通貨賄而耕戰不與士之鄉十五專治疇服戎役而工賈不與於是是一國有異民自高鞅變法以求富強

巳年總序

年十五

五

使秦民顛於攻戰而衣食不以累其心。募三晉之民，專以耕耨。而軍旅不以分其業。於是耕戰有異職。魏齊之法，使鮮卑之人出戰而語之曰：漢民是汝奴，輸汝粟帛。使汝溫飽，汝何為陵之？使華耕織，耜而語之曰：鮮卑是汝作客，為汝擊賊。今汝安寧，汝何為疾之？於是兵與民始為仇讎，不相通容矣。雖唐府衛之法，欲效鄉遂之政，合兵農而一之。然調番於府者，人有定員，耕種於野者，人有定業。一鄉一家之內，為兵者不復為農，農固不復為兵也。自張說募士之法行天下，於是長屯之兵自劉守光、湮沒而終不可用，豈不惜哉！按沙苑之敗，歡兵三十三萬而大敗於宇文泰，一萬之衆，鮮卑顛戰之力，亦未見其全勝也。觀此

一役則兵民之說可以默諭矣

泰與歡戰沙苑歡大敗

高歡之禦柔然也杜弼請除在位貪汙者歡以巧語却之其出

兵拒西魏也弼請先除勲貴掠奪百姓者歡軍士張弓舉刀以

脅之歡之論固曰勲人身任鋒鏑萬死一生縱或貪鄙所取者

大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歸西魏士子之皆歸梁也其

論似美然古人垂賞以勸將士固欲其盡力以效命設法以禁

侵掠固欲其約己以衆心也設御士不以爵賞而使之貪暴以

自封御士不以法禁而俾專恣以為利不惟不足以一衆其將

何以附民乎財物無所取者漢高帝也不聞兵士之歸楚秋毫

無所犯者諸葛孔明不聞兵士之歸吳魏使歡能以誠遇物以

廉律士軍吏豪傑將悅服之不暇顧何異乎魏梁哉方歡之起

樂和元象不誤

邊

奔

兆

兵已倍加約束纖毫不侵犯遠近以是歸心其向山東也養兵
繕甲禁絕侵掠百姓由是歸心凡所以能破爾朱而備關中者
正獨賴此今畏敵之心一重求下之心日迫遂狃鮮卑之舊習
一聽督將勲貴之所欲為不敢呵察反託辭耀武以拒諫者雖
能攘却遠夷終不免大敗關外者其以此也夫

大同四年

西魏大統四年

東魏元象元年

二月

魏主廢后乙弗

氏為尼三月辛未然頭兵可汗女郁久閣氏為皇后

以帝女而配夷狄也况可以人主而配夷女乎狄女入而襄

王出驪女嬖而晉室亂以犬羊腥膻而宗承宗事以虎狼種類

而獨主內治如之何而不敗也哉蠕蠕累世為魏逆患道武考

文蓋其力從事而不獲逞頭兵大奔離久客於魏凡魏之批政

昏德哀形亂兆固已備知矣兩魏紛亂京洛燬蕩固亦不能使

于 西 清 敗 監 護 斃

无窺覩也。苟得人馬，付之邊圉，柔然亦安，能為魏患哉。今秦懼其專助東魏，以親其國，於是其廢君之后，而右其女，歡欲其同攻西魏，以離其黨。於是自閑其妃，以妻其女。魏君臣繼亡，既不足以固蠕蠕之心，而徒使其正后自斃於非命，歡既貴矣，而蠕蠕使者猶監護之。雖病而不遑安身，死而子自塵，自同於戎狄之俗，續亂人紀，壞風華，其為中國辱甚哉。是蔡

秋七月，魏東將侯景圍洛陽。西魏主安定公秦東伐，大敗於河陰。降人趙青雀、伏德據長安、咸陽，以叛。九月，秦至自洛陽，平之。魏主入長安，秦還屯華州。勇不可恃，狃勝不可狃，紂之百克而卒无敵。項羽七十餘勝而迄無成，故善戰者勝而益戒，善持勝者未嘗自有其功也。宇文秦以沙苑之勝，遂輕視高歡，以為易與。挈魏主棄關中東出而

紀年總辨 年十五 浙江宣第三持 區徵輯 卿廷哲遺著 委員會

異

既即禍

徇洛陽一敗塗地盜賊內訌幾喪國都。狃勝恃勇之禍豈不可鑒哉。

大同五年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左僕射蕭淵藻為中衛將軍丹陽尹何敬容為尚書令吏部尚書張纘為僕射。

魏鄭公有言人主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梁武帝偏信朱異以致

臺城之辱今以史攷之徐勉周捨既卒當權要者外朝則何敬

容內省則朱異敬容質慤無文以網維為己任異善伺侯人主

意為阿媚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得幸於上則是帝猶用二人

也。梁氏禍敗終始固皆朱異諂諛之罪然敬容在朝亦不聞諫

正之言佞佛廢機事者帝也敬容則捨宅為寺以助其瀾專權

受餉饋者異也敬容則通苞苴賂賄以同其惡異勸納侯景而

敬容不諫但私語東宮以其死為幸簡文講老莊而不之止但

逃

私語吳敦恐江南之為戎夫以一國之大而獨聽信者二人一人諛媚以順旨一人緘默而苟容欲國之不亡可乎

大同七年魏以侍中宇文測為大都督行汾州事東魏不復為寇

汾晉之間遂通慶吊

守邊而能安邊固攻守之善也而古之善攻守者

而不自戰使敵之相攻守邊而不自安使敵而為之守則斯善

之善矣自孟荀論仁者之兵皆能使鄰國之民其視己也如父

母反視其君也如寇讎是以不戰而皆勝不交刃而先服也昔

羊祜之守襄陽能使吳人服其威信諸葛亮之守渭濱能使魏

人從其節制祖士稚之守雍丘能使石勒歸其藩叛宇文測之

守汾州能使東魏息其寇亂遂相慶吊豈不謂之善守邊哉

魏丞相秦奏頌詔書六條令百司誦習之牧令守長非通六條及

己年總解

年十五

新工...

計帳者不得居官

在昔聖賢之為治其載於詩書者可攷也自後世之論率以為
 安平無事之術不可以禦亂以為後世子孫數百年之計不可
 用之以速成功有所舉而施之於戰國倥偬不暇給之階聞者
 莫不嘻笑也字文秦相魏於離析危亂之際且有堯勇善鬪之
 高氏與為憤爭必死之適敵叩關疾攻之師方流涎搖毒求乘
 其所不逮秦民惴惴自保不暇也蘇綽當是時奮起而為之佐
 相緩急先後而為之策其所頒詔書權謀變詐宜言也不言財
 賦軍旅宜言也不言嚴刑峻法宜言也不言以利害天下課隸
 百司曾不過清心以正心崇化以教民盡地力以勸農擇賢良
 以共事恤刑罰均賦役而已愛之如慈子訓之如嚴師其為法
 令不過計帳朱墨之程式而其大政又不出置官屯田二三常

交趾李賁并韶反

事耳然而百姓便之不以為遼緩魏人行之不以為削弱秦反
 以是造周并齊滅梁幾混合南北隋唐之興由是取法焉是安
 平無事之術誠事以禦亂所謂後世子孫數百年之計者猶可
 以速成功也以秦之姦宄縛之凡陋習拾詩書一切說施以訓
 牧守令長猶收效若是矧其人品真能知詩書聖賢之旨也乎
 書曰愚夫愚婦一能勝予然豈不明不見是圖豈不信哉夫以
 梁有天下之半而交趾統數郡之廣而李賁乃以監德州并韶
 獨以廣陽門郎同起而亂其國合安南數十州俱被其禍更八
 年而後平陳楚霸先因是立功遂伐梁而有其國愚夫勝予於
 是見而二人謀叛之意一以豪右士不得志一以富詞藻詣
 選不得美官以憤恥而遂起兵其流毒遺禍如是之深且久然

己年總序

年十五

固請

四初

豈在明哉。知天下之變，每藏於細微之間，而匹夫之不獲自盡，或足以亂天下為之於未然，治之於未萌，其可不為之所乎。

大同九年，魏東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降魏。

高澄兩行無禮，是宜仲密之外附也。澄為人子，不父其父，而私

其所愛，不友其友，而強暴其室，欲免崔暹於其父，而不固請反

大言以脅其屬，使為寘力，豈惟他日無君之心，非見於此，其悖

戾忘親自致，非命蓋可由是推見也。

魏丞相泰伐洛陽，東魏將彭樂入西營，虜王公等而還。

彭樂勇將也，沙苑之役，自恃其衆，欲以百擒一，故勸進戰，遂

致大敗。然乘醉深入，腸潰復戰，此豈負人者哉。邛山之襲，樂以

孤軍馳入魏營，俘其王侯卿佐四十八人，歡禡不之知，或者以

其報告而遂信之，此其不能相知如此，欲人之盡力得乎，幾獲

因有

刺妾

元帥之一言而遂縱釋者蓋歡與以感之使然也事去之後歡不悔罪自訟而猶盛怒欲殺功臣樂求立復効而終不以毫髮自見歡之用人其亦有未盡也哉

大同十年東魏以尚書郎崔暹為御史中尉以司州中從事宋遊道為尚書左丞

高歡付其子以權而使摧挫勲貴澄假崔暹以禮而使頓辱故舊要皆相與攬奪中外傾取東魏而已暹以巧詐取容一不得志於澄至懷刺偽墜欲求自媚於澄之妾是豈剛者哉若澄所以假借寵就之禮歡所以褒稱頒予之意亦是以震肅臣下崇厲官法矣

大同十一年六月魏丞相泰命蘇綽作大誥宣示羣臣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

剗

責

責

竊

古人為文未嘗有定體也率意之所欲言意盡而止言故無行
 詞發事之所當言事明而言止故無浮論詩書易禮因理以紀
 事謨訓誥誓因意而達理曷嘗矯揉己意而從他人摹剗舊言
 以申己說指為定體哉王莽盜漢乃倣書作大誥以諭天下欲
 使民臣之不疑蘇綽輔宇文乃倣書作大誥以戒羣臣欲令文
 體之皆合是猶效顰於西子學步於邯鄲祇足可笑耳

十二月散騎常侍賀琛啟陳四事上下詔詰責之

賀琛所啟四事不過使命繁數風俗侈靡百司深刻事役紛費
 而已孰複其詞豈有憂畏而不敢言停蓄覆藏而不敢盡陳者
 而梁武憤怒詰責之至是何耶以史考之天監以來牧守侵漁
 百姓使者干擾郡縣蕭詔在交趾以刻暴失衆而致寇樂亂蕭
 宏在臨川以哀刻困下而致劫發王彬巡屬縣皆盛供帳而武

康獨以設糗水見稱江南風俗素侈而朱异復以奢侈得之百
 僚競利不尚廉潔累金積鏹侍列如山苛察之敝起於信任小
 人費役之冗本之崇尚塔廟以琛之所論而繩武帝之失十固
 得其五六矣至其甘受諂諛以墮偏聽之失煩碎自疲以溺叢
 脞之敝傾身異端以喪立國之紀姑息親舊而廢御下之權藏
 禍養姦日致淪胥而不自覺所當痛哭流涕而為帝言者琛曾
 未及也乃以無益之勤不中節之儉條別累數震怒而恐喝之
 是豈人主之道哉且帝自謂臨御以來四十餘年公車僅言自
 關聽覽今以史攷之獨江子四所上封事得蒙褒獎而已何遠
 以溺情內教朝政縱弛輿視所論凡二十九條雖嘉直其正直
 終不之用子四所陳史不之記也苟濟一上書以崇尚佛法塔
 廟侈費為諫帝自震怒欲集朝衆斬之濟遂奔魏所謂公車僅

已
年總解

年十五

五

言曰關聽覽者豈空言誑欺臣下乎自古至今凡拒諫者無不亡國自用者無不亡國以己武帝之自恃己長不受人言如此其致亡也宜哉

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上幸同泰寺省誦三慧經

夏四月丙戌罷是夜同泰寺浮圖災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魯災孔子在陳聞之曰其威釐之宮已而

果然以此為桓宮不當立違禮者也漢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

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遼東

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故天乃災之夫宗廟所以祀先也立其所

不宜立存於其所不宜存天猶降災以燬除之況竭民脂血以

崇塔廟盡國資力以奉異端哉今武帝廢機政以講夷教捨宮

室以居僧房君民混淆男女採雜更五十日而後罷上帝震怒

靈

東浮圖而昇炎火其所以為帝警戒者明白彰著矣武帝曾不知懼且信佛氏之說自詭以為魔欲窮極土木以厭勝之至為浮圖十有一層其為矯誣簡慢甚矣是宜盜賊繼起宗社殫殘也漢武帝禪高里祠后土而相梁災公孫卿曰黃帝就青廬臺十二日燒乃治明廷於是作建章千門萬戶之宮欲以大厭服之二武所見大概相類漢之不遠如梁者亦幸而已

詔通用足陌錢

同律量謹權度帝王出治之先罔不由此所以一法令齊人心也苟名實之不相應彼此之不相驗何以信天下而公遠邇哉自王制不明民志不定度一也而有周尺今尺之別量一也而有公量私量之分權一也而有周權秦權之異南北東西所用差殊如十指長短終不能以相通也有如錢布貨遷流轉公私

年十五

年十五

新正...

並用者直以多寡有定數不可增損耳而蕭梁之世緡貫千百復為乘除有嶺東江郢建康之辨為東錢西錢長錢之目百不為百千不為千而名實亂矣中大同之詔戒令非不明切責罰非不嚴備終不能使之胥變至唐末五分墊百短數迄為定法官省之數公私共之不可復反矣

東魏高歡伐西魏圍玉壁五十日并州刺史韋孝寬拒之歡不能克發疾而退

攻守之計相為勝負有餘者能勝不足不足者每敗於有餘此必然之勢也公輸般設九攻之法以攻宋宋使墨翟為九法拒之公輸曰我知所以攻子我不言墨翟亦曰我所知以拒子矣我不言未有攻者技窮而猶進守者機械既竭而不致敗也高歡攻玉壁凡五十日晝夜不息韋孝寬隨機拒之歡起土山以高

車

消

城此則縛木接樓以出其上歡鑿地道以攻其險此則鑿塹吹
 火以爛其土歡穿地縱火以隳其城此則植木柵以支其壞張
 帷幔以扞衛車攻設長鉤以落火車城下盡攻擊之術而城中
 未嘗闕守拒之計此歡所以智力俱竭故疾而遂解圍也若考
 寬之守玉壁昌義之守鍾離韋叡之守合肥張巡之守雍丘其
 機械術技可以並觀而預考矣

太清元年春正月丙午東魏渤海獻武王高歡卒子澄嗣事

姦雄之士世未嘗無也當治平之世賢聖在上有仁義禮樂以
 養其質有刑法法度以官其材故有材者為世驅馳有智者為
 世籌畫強戾悍暴之心伏藏消阻而不之見哀亂之世不然在
 上者既無以為控御羈制之術而又無以為磨礪追琢之具有
 才者以才自逞有智者以智自用安得不為亂哉孔子曰君子

君之

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資隨世遷，才因時遷。變苟不知義，雖名為君子，猶不免亂也。况姦雄哉！史稱高歡賦性深密，雅尚儉素，居官如家，仁恕愛士，機權若神，大畧獨運，聽斷昭察，文教欵悉。要非攘竊盜賊之比也。知元魏之亂於強盛，無恙之日，而養財結客，以伺變。知爾朱氏必敗於權政，摠握之時，而潛謀違異之計。亂聽策於李元忠，而加之以禮，委心於司馬子如，從而其諫，知人好士，全獲護勲，舊歷數羣，下得失而屬其子於屬纊之日，何其智哉！雖逐羣醜，終身自病，然孝武入關之策，實王思政斛斯椿之失，歡起兵入洛，以應其後，耳非專歡罪也。然前後請迎之表，至四十上，而孝武不諒，亦足明其素心矣。擁兵孝靜，終守臣節，節無小大，必以上聞，可否聽旨，未嘗自便。俯伏上壽於宴侍之際，步從執爐於設法會之時，屏氣鞠躬，承

援

顏順色更一十三年常如一日自曹馬以來未之有也傳澄而
逐晉通至洋而遂禪代雖不能免養姦稔毒之誅要亦知有天
地之分知畏叛篡之名比宇文泰優一等矣使孝武念援立之
恩記靖亂之績畧織介之惡無輕脫之計歡亦詎可少疵哉許
子將曰曹操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吾於高歡亦云
二月庚戌東魏司徒侯景上表以河南十三州內屬詔以景為大
將軍封河南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

紹

物之不求而自至者必吾有以致之也無以致之而偶自至非
其紹吾以為利必其假我以自市也周觴叛魏以歸吳吳人幾
敗姚襄逃秦以歸晉晉為不寧今景為高氏斧斤其在河南固
未嘗有事于梁矣一旦捨其所事挈十三州圖籍以納諸梁其
謂之何以為慕義耶則吾之君臣上下方談苦空而先可慕之

紀年總辭

年十五

浙江圖書館藏書

貞
誅

義以為畏威耶則吾之上志國力方且疲耗而無可畏之威况
景之疇昔有請兵三萬橫行天下渡江縛老公之語固誠為易
我之心擁兵十萬專制河南若歡之半體固深有忠高氏之意
今歡死未幾一遠叛其子納款宇文氏復奉表於梁反覆无常
苟非假我以自市顧將給我以為利也其詎肯我從哉
夫敵國對立英雄包藏事變之來正當熟慮不槩之天下之理
而妖夢是信不參之衆臣之論而朱异獨從不鑒蕭宏敗衄之
覆轍而淵明復任不懲元顥送死之舊禍而元再復遣挑邊名
敵辱國喪師异既不可勝諫矣使武帝悔悟痛創速改尋魏之
前盟而復修好郤景於境外而弗之容則猶可及止也否則以
景而絕魏使得顯力以扞邊圍以魏而制景使得反刃以圖河
南猶萬一以少安今納景於敗亡之餘置之堂奧而不之備通

五尾

魏於奔絕之後墮其陷甯而不之覺反間一行禍生肘腋譬引
餓虎於籬落之內徼之而使跳踉盪醜之伏肺腑復習毒而禍
其發也不亡何待

太清二年春侯景及東魏行臺慕容紹宗戰於渦陽景大敗走保
壽春為河南地復入東魏

大臣於國事要盡力致命而已正不為計一身他日利害也若

寇以自封縱敵以要上鮮有不自遺禍者自世之人主待功臣

之不以禮故人臣有以死狗烹之懼自世之人臣疑人主之不

能用故說者有畫蛇著足之戒所以敵欲盡而復留功垂成而

復缺也玉璧之戰彭樂幾獲宇文泰泰曰今日我亡汝亦不免

樂於是捨秦渦陽之戰慕容紹宗幾獲侯景景曰景若就擒公

復何用紹宗於是縱景雖歡之用樂有不能盡澄與其父所以

年十五

秋

荀

秋侯景反於壽陽冬濟江立臨賀王正德為帝

待紹宗者一出術數無以使臣下盡其死力而樂與紹宗分閭
 坐甲果何為事哉使不能致敵固智力之所不及敵乎其手而
 復縱捨遺患於國要利乎其身非人臣之義也曹操患頭風華
 佗以操猜忌多殺雖治其疾而不之去操迄以此殺佗樂雖免
 死而迄叛戮紹宗雖獲易存而卒見殺於敵兵利果安在乎
 國以地為險地以人為重有其地無其人雖劍閣峭谷猶不足
 以立國況長江乎長江自三國以來說者皆以為天限南北雖
 曹操丕父子拓跋太武孝文祖孫挾中原數百州之盛積君臣
 數十年謀畫之深擁數百萬驍銳之衆皆臨慨歎南望膽慄適
 巡退避不敢經涉顧非天下之至險乎若王濬渾於吳揚素賀
 若弼於陳周世宗一本朝太宗之於南唐其能馳兵直上絕江

治

取勝非特乘敵之不備固誠威謀之素積也若晉之蘇峻梁之侯景皆以羈單寄寓之夫崛起叛亂之中非有上下之助累年閱月宏遠籌畫皆運楫鼓棹如入無人之境曾無齟齬其間者險又安在哉方景之叛也使武帝從羊侃之計以二千人據采石今邵陽王綸襲取壽陽景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顧將瓦解但如莊鐵之所料止遣羸老千人直據采石景亦何自而濟乎今王質巡江防遏臨事而反名還陳昕請急頒重鎮受命而不北下江子一以千餘人邀之下流副將望風而先奔臨賀王正德梁之近親而總重兵且以荻船濟之宜是景輩整治安坐順風隨流談笑利涉如行席上也有險而不能守長江何各乎

景次建康陷東府諸州援兵至者三十餘萬莫有鬪志自相抄奪

紀年總辨

年十五

浙江省第三持壽敬... 貴...

而已

古人立國以教化為本而其教化以五典為先五典之教一明
位天下之人曉然見君子臣子父子兄弟之理與吾肌體並立不可一
日相違也然後尊卑上下之經定親疏長幼之序成緩急相維
如手足之扞頭目疾痛相關如四肢之護心腹生與俱生存與
俱存未有物自為地人自為謀者舜禹湯文以是為化故天下
從之而不敢變周孔曾孟以是為教故天下順之而不敢違天
地日月以是運行鳥獸草木以是遂性昔先王豈捨此別肇人
紀哉而佛氏之說不然人皆吾父也不必私其所生天之上下
惟吾獨尊也不必私其所尊萬生路人皆吾類也不必私其所
親謂之出家則視一人為路人謂之出世界則治亂興廢皆門
外事也恩愛不交而情意睽名分不知焉節義絕見害則避見

溫州府志

躬唱其說且鼓其子弟臣

利則趨苟其有便則欺而挺之耳蓋自魏晉宋齊之際風俗已
然今武帝以人主之尊君親上愛父兄而念骨肉乎臺城之圍

君父危辱其在臣子有死無二今正德子也導賊以肆逆湘東

子曰擁兵以觀變正表帝弟之子也黨賊而斷援軍河東王譽

桂陽王慥帝孫帝姪也淹留而不進兵邵陽世子堅亦帝孫也

終日捕飲不恤吏士雖其父綸之敗而不顧以致書佐之外叛

柳仲禮元戎也娶聚妾宴樂陵蔑將士雖其父津之言不聽以

致禪佐之解體勤王之兵至城下者三十餘萬莫有鬪志自相

抄奪而已而譽也譽也澤也紀也綸也大心大連也又於弟兄

叔姪之間自相斤斧國安得不亡哉使教化素明三綱素正其

將帥宗室臣民上下俱知君臣父子之分親戚血肉之愛則閭

難爭赴見義俱起荷戈揮刃致死得數百之眾固將掃除羈

跋

大清

卷三年

賊拯救生靈裕然有餘亦奚至勤王雲集存亡無祀乎
 三月丁卯侯景陷宮城夏五月帝殂於淨居殿年八十六
 梁高祖考武皇帝在位四十九年八十六秦漢以來享年享
 國未有如是之久也而不獲以正終自古有國者皆得之艱難
 而其子孫失之以驕逸未有躬取而躬失也獨帝自取而自失
 自古人君惟患其不仁不仁則不足以結民心惟患其不勤不
 勤則不足以周萬務惟患其不學不學則不足以照古今患其
 不孝慈惠其無以為立家之本也患其不簡儉惠其何以為進
 德之地也武帝慈愛慘怛不忍一物之死非命常茹蔬蕮禁絕
 屠烹雖郊廟牲牲皆代以蔬麩圖繪組繡凡有人物形似者俱
 禁翦刻是非不仁也勤以勤政務孜孜不怠隆冬執筆手為
 裂夙興視事常以四鼓秉燭卷覽每至戊夜是非不勤也少而

為

篤學能事畢究經史著述餘七百卷梵度講記亦數百卷羣臣
 質疑躬為解釋有司禮議制稱平斷是非不學也間親之疾投
 効引去風濤不能使之止居親之喪骨立銷毀松草之為變色
 諸生有罪尚復保護諸子有失曲為容忍非不慈愛也身衣布
 卉膳無鮮腴享祀之外不用聲樂妃嬪以下衣不曳地非不簡
 儉也夫仁孝勤儉而且好學享國而如是之久而又親見取天
 下之難充而是行雖有湯文武無難今一切反是國破家殘而
 憂辱以死是豈數者之無益治亂之果有數歟周公作無逸以
 告成王論商周享國之盛而其大旨不過四五其卑服也以即
 田功其不暇食也以和萬民其不盤遊田也以庶邦惟正之供
 其嚴恭寅畏也以天命自度而其中戒之則曰古之人猶胥訓
 告胥教誨胥保惠民無或譁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武帝

己年恩拜

年十五

幽

八月

盜殺魏渤海文襄王高澄卒弟太原公洋嗣事

身自為幻以媚天下其自供也不以正其自度也不以天命其仁其勤其慈儉好學也皆有為為之獨任一二諂諛之臣而無相訓告保惠之術柔懦而不能斷惑亂而不自持使一國之人俱廢常性以從夷鬼之法敵至城下而不知變生骨肉而不覺取之於憂勞而失之以墮弛其以是也哉

父子君臣有常分恃強肆悖而求逞者鮮有不自及也高澄不父其父而私其所愛不友其友而強暴其室高仲密以虎年款澄實激之也使歡不免於馬前則與澄手刃其父無異澄欲免崔暹不用情於其父反大言以脅其屬使為實力其無父甚矣歡以有逐君之醜故終身盡恭以事靜帝求蓋其愆澄一日不承先志敢肆此辱此天地鬼神所不容也膳奴之禍作於盤餐

頃

子

匡

死

閑

不可作

嚴正作僂

之頃天理蓋昭昭矣

御史中丞沈峻歸吳興與太守張嵯舉兵討侯景

九月景將侯

子鑿執嵯送建康景殺嵯及峻

臺城之圍死節者二氏而已江孚一以橫江失守同二弟死於

承明門外初無補於國僅可贖前過而已韋粲難便簡閱部下

倍道赴援不以劉孝儀之諫而猶豫不以柳仲禮之軋已而不

平青塘之役與其子其弟其從弟五人親戚數百人同命死賊

可謂忠矣賊既得志沈峻以臺端逃歸與其鄉太守張嵯起義

討賊既為侯子鑿所敗執送於景景嘉其守節欲活之嵯曰吾

不能廉復速死為幸景猶活其一子嵯曰吾一門已就鬼錄不

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峻吳興兵力寡弱嵯且不聞

卑旅一戰而敗眾固以書生易之今其所立毅然不回與嚴之

己年恩拜

年十五

凡韋二氏有光矣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五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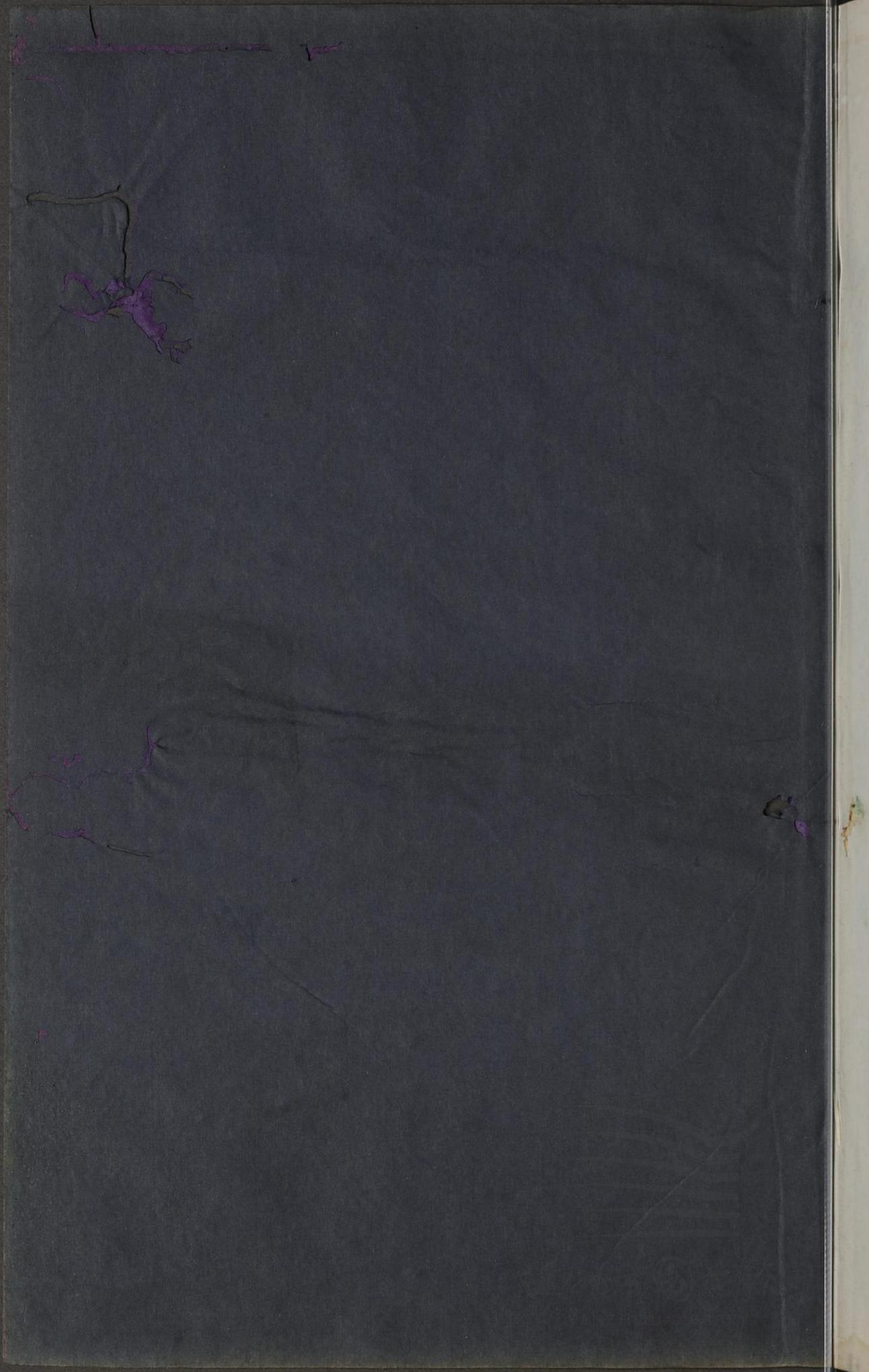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0057